

110 期 附青文學獎 入圍作品集



【國中小說組】座談會 115/4/13(一)12:30~13:05 國中音樂教室

【高中小說組】座談會 115/4/15(三)12:30~13:05 高中音樂教室

110 期附青文學獎入圍作品集

【小說篇】

目次

【國中組】	1
1.虹.....	2
2.鳥.....	10
3.魔法少女，無「法」拯救.....	13
4.夕陽下舊宿舍的祕密.....	17
5.霧一上來.....	19
6.風的呢喃.....	23
7.星際大戰生死任務.....	28
【高中組】	33
1.Paranoia.....	34
2.模型與正義.....	42
3.你到不了的地方.....	53
4.雨燕小姐.....	66



【國中組】

虹

淅瀝嘩啦的雨聲，讓人感到安寧。

窗上佈滿晶瑩雨水，水痕交錯成模糊的紋路。這場雨已經連續下了兩天。

我靜靜望著窗外白茫茫的天空，雨滴不斷落下，打在窗臺上，濺起細小的水花。

它們輕盈地彈起、墜落，像有生命的小生物一樣，在窗邊舞蹈。

我喜歡雨。

教室內流淌安靜冰涼的空氣，老師的聲音透過麥克風迴盪在寬敞的空間中。

桌上擺著新買的水藍色文具，跟雨很搭。就是因為覺得很適合雨的氛圍，我才買下的。藍色的筆記本上，有著雨的圖畫，那是一朵在哭泣的雲，雲落下一滴滴雨滴，像雨水一般擴散在筆記本內頁。

我忍不住拿出鉛筆輕輕地為那朵雲上色，讓它成為一朵哭泣的烏雲。

雨，我喜歡雨。

放學後的天空依舊下著雨。

我走在回家路上的天橋，撐起水藍色的透明雨傘。

明明是雨天，橋下的車流還是一如往常地擁擠，或許是這個時間點，大家都歸心似箭、迫不及待想回家吧？

看著那些車子玻璃上的雨刷一遍遍反覆刮下水珠，規律地、整齊地重複著，讓我不禁想到演唱會臺下的螢光棒，整齊一致地揮舞，那種震撼的場面。

我也不由得加快腳步。

一腳踏進前方的水窪，冰涼的水濺上襪子，浸出一圈淡灰色的痕跡。

★

「我回來了一一！」紀羽充滿活力的聲音從玄關傳開，劃破了屋內的寧靜。

她胡亂踢下鞋子，隨手擺好，接著一邊脫著襪子一邊衝向浴室。

媽媽聽到她活潑的語調，頓時鬆了一口氣。

一一她在學校一定也是這樣活潑開朗的女孩吧？

媽媽這麼想著，朝浴室的方向溫柔地喊：「歡迎回家~」

「紀羽，晚上吃咖哩飯喔。」

「咦~又是咖哩？」紀羽半帶抱怨地回話，語氣裡卻藏著笑意。

媽媽也跟著笑了，「沒辦法，我們家就只有咖哩嘛~」

話語間，咖哩的香氣漸漸瀰漫整個廚房，與雨天的潮氣混合成一股溫暖的味道。

窗外的天色慢慢暗下，屋裡的燈光亮起，映出一層柔黃色的光。

不久後，爸爸也風塵僕僕地回到家。

兩人坐在餐桌前，呼喚正在二樓讀書的孩子下來吃飯。



雨是個可憐的孩子，小學時被同學霸凌，因為她沒有父親。母親也因為一場車禍中離世，同學們笑她沒有父母，是孤兒，那段日子，雨幾乎被絕望吞噬。她曾試圖結束生命。幸好最後奶奶及時發現，把她從鬼門關救了回來。

自那以後，奶奶承擔起養育她的責任，她陪著雨面對現實，甚至替她出面懲處那些欺負她的人。

雨非常喜歡奶奶。與奶奶同住的那段時光，是她自父母離世後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溫暖與幸福。

那時，她久違地，發自內心地笑了。

然而好景不常，半年前，奶奶因心臟病發作去世。

這對雨而言，是無法承受的打擊。雖然有去做心理輔導，內心的傷痛還是無法平復。她再次成了孤兒，再度被送到育幼院。

「為什麼，大家都要丟下我？」一直、一直這樣哭著說，「都、只剩下我一個人……」直到我找到了她。

找到了躲在樹下獨自哭泣的雨。

我安慰她、關心她，就像以前她的奶奶總是對她做的一樣。

「別擔心……」我輕撫她額前的黑髮，「雨，今後由我守護你。」

盛夏的陽光耀眼無比，如同溫暖的臂彎，緊緊地抱著我們，或許那是雨的奶奶，我心想。就在這時，雨也停止哭泣了。

雨很痛苦吧，一直都很難過吧，還要一字一句講述她過去的傷痛，肯定需要很大的勇氣吧。我好後悔，沒有早一點找到雨，好後悔，沒能在她的身旁陪著她、鼓勵她，沒能在霸凌她的同學前面保護她。雨，妳能原諒我嗎？

我牽起雨的手，帶她去見了我的父母。

就這樣，她有了新的家，也有了我——她的第一個朋友。

或者該說，是她的姐姐。我比她大兩歲。

雨問我，「妳叫什麼名字？」

我神秘地笑了笑。



爸媽在樓下喚著雨去吃飯，雨從我隔壁的房間走出去。

他們知道我沒有吃晚餐的習慣，所以平常在餐桌吃飯的就只有爸、媽、雨三個人。我必須讀書，考好學校，得教導雨功課才行。

雨沒有去學校，因為她的經歷對她打擊太大，沒辦法再面對同學。那時的遭遇使她對學校充滿恐懼與卻步。

「我的存在，是為了拯救她的。」我如此領悟到，於是開始代替她認真上學，代替她面對同學，同學偶爾也會向我提到雨的事，我會微笑著跟他們說，已經沒事了，別擔心。他們會回我個憐惜的笑容，就不再追究。

有時，有人會因為我與雨的關係來找碴，肢體霸凌這種事，是雨小學時經歷過的，現在都這種年紀了，還幼稚得想找我打架，真是不識趣。

於是，我連同雨的份，一起回擊了他們。希望他們不會太痛。畢竟我還是個有練過一些防身術的人。

在學校，我有個朋友，她叫曇。

她是個開朗的女孩，偶爾有點瘋瘋癲癲，和雨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雖然跟我個性相似，但她比較細心一些、謹慎一些，我啊就是大喇喇的，只有在照顧雨時才會比較溫和，所以雨也沒看過我在學校時的狀態。而曇就是那個總是看著我發癲，願意陪我一起鬧的朋友。

像有一次我在洗手時，她突然從後方「哇！」地嚇了我一跳，嚇完之後還「哈哈！」誇張地大笑，結果被我潑了洗手水。

總之我們的互動就是這樣無厘頭，這樣天真。

真希望雨也可以像這樣，盡情享受童年，盡情歡笑，盡情撒嬌，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和我一起，直到老，直到死。

★

「紀羽？」媽媽擔心地看著剛剛回家時還滿臉笑意的女孩。

那時的她明明還開朗又活潑，來到飯桌前，整個人像被陰影籠罩了一樣。

那種氣息——陰鬱、生人勿近。

「你還好嗎？」媽媽試探地問。

★

今晚好不容易沒有下雨，雨後的濕氣沾在手臂上，空氣裡是青草與泥土混合的氣味。爸爸開車載著我，車窗微開，涼風帶著濕意灌進來。

「秋天要來了嗎？」我問。

在這個幾乎一年都像夏天的島嶼，十月還感受不到秋意，早已司空見慣。

「快了。」他答道。

——這是雨的記憶。

她說那天的空氣、那天的景象到現在都還歷歷在目。

因為那天，是她父親的忌日。

心肌梗塞而死。

這是爸爸的死因。

而我不知道為什麼，聽著這些話時，總會有種莫名的恐懼。

雨的家族裡，似乎都有心臟方面的問題。

我好害怕哪天，雨也會因為同樣的原因離開我。

雨，不要死，我不想要妳死。

雖然這樣說很自私，但我覺得只為妳在，全世界都無所謂。沒有妳我活不下去。

我緊緊抱住她，感受她身上的溫度，她的長髮垂落在背上，唇微顫，好像在忍著眼淚。

我輕聲告訴她：「雨，哭吧，沒關係。把所有的難過都哭出來。」

「我會在這裡，一直在妳身邊的。」

哪怕天塌了，也請讓我陪著你，讓我成為妳的守護天使。

雨靜靜地哭了。

★

最近我很煩惱的一件事，是所有人都把我和雨搞混，總是「紀羽」、「紀羽」地叫我，衍

佛我就是她。

我很想跟他們說我不是雨，但我跟雨說這件事之後，她卻說沒關係，讓我先代替她活在世上。

代替要怎麼做？我不解，紀羽是雨的名字，而雨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代替」的意思，是頂著「紀羽」這個名字，繼續生活。

讓別人不會發現雨不見了、雨沒有來上學。

我曾經為此爭辯過。

「我不是紀羽！」

但他們只會一臉奇怪地問我：「妳在說什麼啊？妳不是叫紀羽嗎？」這樣硬把我當成雨。

後來，我習慣了。既然這是雨的願望，那我就代替她，繼續活下去。

只是，我和雨沒有血緣關係。

可不知從何時起，大家竟說我們長得很像，幾乎一模一樣。

會不會是因為相處在一起久了，給人的感覺越來越相近？愈是這樣想，我就愈不安，看著鏡中的自己，竟然有種雨和我的臉重疊在一起的錯覺。

我開始害怕了。

我，還是我嗎？

★

今天是假日，早晨的陽光燦爛，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房間，落在地板上。連續下了幾天的雨終於停了。

門外傳來媽媽的聲音，正喊著雨的名字。

我聽到隔壁房間的門被打開，雨走出去的聲音。這時，我並沒有覺得奇怪。

直到兩三分鐘後，傳來媽媽驚恐的呼喊，還有「砰」的一聲，像是有人跌坐在地板上的聲音。

我心頭一緊，發生什麼事了？雨怎麼了嗎！？

我猛然衝出房門，眼前的景象讓我愣住。倒在地上的不是雨，是媽媽。

印象中的媽媽是堅強、溫柔、無懈可擊的，可現在，她頭一次在我面前表現出了軟弱與驚慌。

「妳怎麼了！？媽媽！」我打算過去攙扶她，卻被她用顫抖的手制止。

她抬起頭，瞳孔顫動，臉色發青，那表情就像在看一個陌生人、甚至是一個怪物。

「不要過來！！妳是誰？妳不是紀羽吧!？」她朝我喊道。

說實話，那一刻我真的有些心碎。

而且我不懂，媽媽平常都叫我紀羽，為什麼今天突然發現我不是她？

「嗯，我說過了啊，我不是紀羽，不是雨……」

「我是晴啊！媽媽！」

媽媽愣愣地望著我，蒼白的嘴唇顫抖著，久久不語。

「晴……？啊！紀羽有妹妹？妳是她的雙胞胎妹妹吧！？」

我困惑地望著她，難道她不知道嗎？我以為她只是裝作不知道而已……況且我還是她親生的女兒啊。聽到媽媽這樣說，我不免有些受傷。

「雨沒有妹妹啊，我是晴！跟雨一點兒也不像喔！是你們的女兒啊！」我轉頭望向牆上

的全身鏡，我的臉映在鏡子裡，長髮束成高馬尾，五官端正，雖然不及雨美麗，但我自滿地覺得，自己長得也算標誌吧。

見媽媽沉默，我繼續說了下去，「那天我在育幼院附近的公園找到雨，而你們收養了她，她成了我的妹妹，我們一家人一起生活這麼久，不是嗎？」

我每天走路上學，雨因為特殊原因不能去學校，妳要我照顧她、教她功課，不是嗎？」

你們讓她住進這棟房子，把她當成自己的親生女兒看待，甚至愛她愛到把我遺忘了，不是嗎？」

分配給我們一人一間二樓的房間，讓我們不會打擾到彼此，但是因為就在隔壁，也不會太疏離，不是嗎？」

媽媽眼睛瞪大，半晌，她慢慢抬起顫抖的手臂，指著我身後。

「但是……這兒分明只有一間房間啊……」

轟——

窗外天色瞬間暗了下來，原本明亮的房間變得陰沉，空氣異常壓抑，開始打起雷。

我猛然轉身，看向身後。

熟悉的門板、熟悉的把手，（我跟雨的門板都是這種款式）——卻只有一扇門。房間也只剩一間。

咦？咦？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胸口像被人重重捶了一拳，腦袋嗡的一聲空白。

那扇門靜靜豎立著，彷彿在嘲笑我。

視線開始模糊，一陣暈眩襲來，我踩空，失去平衡。

墜落。

掉進那無底的黑暗深淵。

過不久，我從房間的床上醒過來。

從這時候起，世界變了。

變得好奇怪，好奇怪。

或許世界原本就是這麼怪，只是我沒察覺。

好奇怪，真的好怪。

我翻過那本藍色筆記本，那朵雲還在，雨歪扭的字也還在。

雨還在，甚至就在我身邊，但我卻感覺好久好久沒有見過她了。

我翻過客廳，找到一張家庭照，上面卻只有雨、媽媽和爸爸。

但我記得當時是我們四個人一起去拍的，怎麼會只有雨和爸媽呢？

於是我想盡辦法說服自己，一定是當時去上廁所了，所以沒拍到。

我問了曇我是不是很奇怪，她跟我說我從以前就怪怪的，所以在學校只有她一個朋友。

那些怪事就是——常常對著廁所的鏡子自言自語、常常提到「雨」這個人，但根本沒人認識他。

雨是誰？話說雨到底是誰呀？

曇問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畢竟雨沒有常來學校，他們也都不太認識。但我記得

曾有幾次兩心情好，來過學校啊，難道是我記錯了？不然他們怎麼知道有「紀羽」這個人？

她明明還在的啊，就在家裡呢。為什麼大家都要忽略掉她的存在？

兩是我的朋友，一直陪伴我的朋友，為什麼大家都要裝作不知道？為什麼都要奪走我的朋友在世上的意義？

我在心裡吶喊，快把我的朋友還給我啊！吶喊著，快把兩還給我啊！吶喊了無數次、無數次，依然沒有人回應。

回想起來，我在學校裡還是一直被叫成「紀羽」，但是他們既然知道紀羽，怎麼會不知道兩就是紀羽呢？反而是我的名字被世界遺忘了，學校裡沒有人記得我，老師點名時沒有「晴」這個名字，同學也覺得我在開玩笑。

「你不就是紀羽嗎？」

我是紀羽？

以前我總覺得一定是他們記錯了，然而現在想起來，這件事真的很反常。

這之後的某一天，我回到家，回到我的房間，那只有一扇門的房間。

發生了一件很恐怖的事。

就在我眼前，房間的物品一件件變少、擺設逐漸消失，我的筆、我的衣服、文具……全都變成了兩的，陌生卻熟悉，佔據了我的房間。

我懷疑那是不是我的幻覺？然而，我坐在房間等，等了很久，物品依舊是兩的，沒有變回來。

兩？妳在哪裡？

好像很久沒有跟兩說到話似的，我的心中空蕩蕩的，兩的聲音像錄音播放器，一遍遍重複著我的名字。

「晴……」

★

放學後的天空下著雨。

我走在回家路上的天橋，撐起兩的水藍色透明傘。

一腳踏進前方的水窪，冰涼的水濺上襪子，浸出一圈淡灰色的痕跡。

雨天濕漉漉的，到處都是像鏡子一般的雨水和水窪。

走著走著，忽然發現前方有一個大水坑，幾乎要佔滿天橋的走道。

走近一看，映在水面的，真真實實，是我的倒影。

兩滴進這個水坑，在我的臉上泛起一圈圈漣漪。

倒影的臉變得模糊不清，我忍不住想湊近看清楚，便彎下腰。

剎那間，我確實是看清楚了，但因為被嚇了一跳，重心不穩，跌落進水坑中。

模糊的臉，那不是我的臉。

那是兩的……是紀羽的，我再熟悉不過的那張臉，她沒有笑，沒有憤怒，只是靜靜地看著我，就如同平常一樣，靜靜地看著。

想像中的疼痛並沒有襲來，我反而像是往地心轉了一圈一樣，回到同樣的位置。

後來我發覺並不是轉一圈回到原位，而是跌進水的世界裡了。雖然這麼說有些童稚，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現在的狀況，左右相反，還有一種朦朧的感覺。

我看回那個大水坑，驚訝地發現，兩竟然在那裡，在原本應該是我的倒影的位置上。

雨，是我的倒影？

雨凝視我。

她說話了。

她終於再次說話了。

那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聲音，雨獨一無二的波形。

「終於願意看向我了嗎？終於願意看見妳自己了嗎？

晴……」

然而，雨說的話讓我摸不著頭緒。

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雨現在的心情怎麼樣呢？講出這些話是想跟我傳達些什麼呢？

我困惑著。但我還來不及思考，無數的思緒衝擊我的腦。

雨就像打開了水庫的閘門，某些事像洶湧的水浪竄進我的腦子裡。

原來我一直都弄錯了。

從來都只有一個人。

從頭到尾都是「紀羽」。

從在樹下遇見開始，一直以來都是紀羽，一直以來都只有紀羽。

★

我神秘地笑了笑。

「我叫做晴。」

那天，我走進了紀羽的心裡。

也就是在那天，我成為了紀羽的一部分。

我是晴，我的任務就是保護雨不再受到傷害。

替她承受、聽她訴苦、為她爭取。

「妳不會再寂寞了，以後有我在。」既然父母、奶奶都拋下妳走了，那由我來照顧妳，有我陪在妳身旁。

從此，她心中出現了兩個房間，一個是我的，一個是雨的。

早上我會成為紀羽，代替她上課。

到了晚上她又變回雨，我會在「房間」待著。

等到早上，我再度成為紀羽。

就這樣一起度過無數個白天與黑夜。

我明白了。

我是紀羽分裂出的一部分。

我只是紀羽的第二人格。

我是晴。

★

太陽從烏雲的間隙裡探出頭，為天橋撒上一層金箔粉。綿綿細雨飄落，悶濕的空氣沾在皮膚上。

我望著天空發愣，轉頭一看才發現雨站在我旁邊，同樣望著這片天。

「約定好了喔，一起走。」我牽起雨的手指對她說。
「嗯，約好了。」雨輕輕一笑，回握住我的手。
請讓我陪你到最後。

下著雨，太陽的光卻穿透雲層。
晴雨同時存在，天空是否會出現彩虹呢？



夕陽灑落在媽媽的房間，空氣瀰漫著橘色溫暖的味道。
「媽媽，我有個朋友。」雨拉著朋友的手開口，「她叫做晴。」

鳥

「最後，伊卡洛斯朝太陽飛去，熾熱的陽光融化了蠟翼」

「你說，他為什麼向太陽飛去，他明明知道結局」

我是一隻鳥

我不知道我跟著族群飛了多久

我交了一個朋友

他的臉紅紅的，背部則是褐色，而肚子是白色的，和我及我的家人很不一樣，很漂亮

他說他是一隻知更鳥，一直住在這片森林，最喜歡那些人類的故事，也不知道是從哪裡聽來的

「或許他享受飛翔的感覺，他想飛到更高的地方」我回答

「我也想飛向更遠更高的地方看看，雖然可能會遇到很多危險，但這也是我期待的一部分」

他說「我決定明天就逃跑，我想跟你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我的家人不一定會接受你，你和他們都不一樣」

「那我就給他們講故事，講到他們接受我」

再一次看到他，他躺在草地上，鮮紅的血和他紅色的臉混在一起，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的翅膀上都是傷痕

「他們沒有接受我」他對著我說「他們不想聽故事，他們討厭我，僅僅是因為我和他們不一樣」

「我以為他們會喜歡那些故事」

「可是他們沒有！他們向我攻擊，想要驅逐我」

「你看我的翅膀，我還能飛嗎？我還可以跟你一起去更遠的地方嗎？」

他哭的上氣不接下氣

我不知道要怎麼回答他，傷害他的是我的家人，或許我當初應該多勸勸他，勸他不要逃，可是這是他的夢想，我有什麼權力阻止

「你是不是和他們都一樣，都討厭我！」

他大聲地向我尖叫，想要趕走我，那聲音快把我的耳膜刺破

我不知道要如何向他道歉，或是請他原諒

我甚至沒有資格跟他說話

因為我和他們一樣，和我的家人一樣，都是同一類鳥，都一樣的無知，一樣的盲從，一樣的懦弱

春初的細雨落下，打在我的臉上，也不知幾滴是雨、幾滴是淚，好幾次我想回頭看看他，可是愧疚與委屈的心情就像利刃割裂著我的精神，好痛好痛好痛

天空灰濛濛的，就像我的心情一樣，連著下了好幾天的雨，我也連著好幾天沒見到他，也不知道他怎樣了？傷好了沒？可惜我沒時間了去看他了

「喂，大家都在等你，我們要走了」

家人的聲音從遠方傳來

我知道，我該走了

這一段友誼，就讓它像冬雪一樣，融化進土裡吧

我這麼安慰自己

可是當我們快飛出森林時，地面上一道熟悉的顏色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想飛下去看看，可這樣就會脫隊，就再也回不去了，沒有人會等我

我還是選擇下降，只是確認一下，應該不會拖太久的時間

可是當我看見那團顏色的全貌時，我愣在原地

真的是他！

我飛到他的身邊

他身上的傷痕已經乾涸成深褐色，眼睛睜大的望向遠方，倒映出朝暮時分的太陽是溫暖的焰色，和他冰冷的身軀格格不入

他進行了最後的嘗試，還是沒能逃過這片森林，留在了森林邊緣

「為什麼你還要堅持，你明明知道結果」我質問，可是沒有人會回答我了

理智告訴我時間不多了，但我還想做些什麼

我用著我的翅膀刨開泥土，小石礫割開了我的皮肉，留下一道道傷口

他當時該有多痛？

我把他埋進坑裡

還記得他說他的夢想是要飛到很高很遠的地方，可他現在只能躺在這小小的坑裡

看著他，我想起了他曾經對我問的一個問題

「你的夢想是什麼」他大大的眼睛倒映出我的模樣

我盯著他以及那個倒影，想了很久，我不希望讓他失望，可我還是想不出答案

「我不知道」我回答

他像是覺得我的回答無趣般晃了晃頭「那我再問你一個問題」

「鳥為什麼會飛？」

這個問題我更回答不出來了，只是無語的看著他

「你這都回答不出來嗎，我們會飛當然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會飛，這是可是刻在基因裡的，或許我該換種說法，你為什麼要飛？」

「因為我要跟著家人一起走」我不確定的回答

「好吧，勉強算你通關，但我其實不想要這個答案，或許你哪天擁有了一個夢想，你就會明白我的意思了」

他抬起頭，眼睛裏像是閃著星星

「我想要飛，是因為我想去走更艱險的路，得到更多的故事，我想像那些故事裡的主角一樣，進行一個偉大的大冒險，最後在抱著一大袋戰利品，停在最美的地方」

再次醒來，天已經黑了，我似乎哭到睡著了，我愣愣的看著眼前的小土堆

我的家人們都走了，他也走了，這次是真的只剩下我了

抱緊懷中他剩下的羽毛，再次睡去，說不定一切都是夢呢？

又是不知道幾個日夜過去，我每天都昏昏沉沉的，清晨的太陽灑進眼裡，我彷彿又聽到他在身邊嘮叨

「偉大的勇者不會因為小小的挫折而停下腳步，他最終靠著他的毅力達到了終點，過上了幸福快樂的日子」熟悉的聲音迴盪在耳邊

「幸福快樂的日子…」我喃喃道

夢醒了，抱緊懷中他剩下的羽毛，我抬起頭，望向遠方的朝陽

「你說我和他們都一樣，甚至我也覺得我和他們都一樣，我甚至沒有為自己飛過一次」

「那我就按照你說的，找一個夢想，找一個想飛的理由，即使我從未走過這條道路，也不知道前方會是什麼」

將他的羽毛插在頭上，再次煽動塵封已久的羽翼，如同灌了鉛一般，一下、兩下，我還是飛起來了，看著家人們遠去的方向，我凝視了許久，最後還是選擇轉身離開，選擇一條沒走過的道路

伊卡洛斯到底為什麼要向太陽飛去呢？我仍舊不知道

扶了扶頭上的羽毛，我向前飛去

魔法少女，無「法」拯救

「在此裁決你的罪孽，賜予你通向贖罪的道路！」

一束閃耀的光柱擊中了猩紅扭曲的怪物，哀嚎掙扎的聲音只持續了幾秒，轉而是一位少女緩緩從天空降下，懷裡還抱著一個 4、5 歲的小孩

「沒事了，快去找你的家人吧。」

「今日，遠洋市出現扭曲事件，一位四歲女童被困於樓房廢墟中，所幸魔法少女即時趕到將其救下，最後無人傷亡.....」

電視裡播放著魔法少女的新聞，歌頌著她的功績，可惜，她在怎麼強大也無法拯救我。安言慕不由自主的想著，眼前的人還在滔滔不絕的責備著，口中嚷嚷著什麼「你怎麼又考成這樣」、「你至少維持你的成績」，煩燥席捲而來，可能是上輩子罪惡滔天吧，為什麼好好的生活會變成這樣.....

突然，一個神聖而沉靜的聲音沒有預兆的響起，闖入了安言慕的生活，而她也開始了名為魔法少女的不歸路

畢竟，上天賜予的，總需要付出代價，然而，這一次沒有人能拯救她了

2052/4/11

離開吵鬧的教室和走廊，爬上樓梯到五樓的天台，這是屬於安言慕的秘密基地，沒有虛偽的誇讚和喧鬧的嘲笑，然而，今天的秘密基地多了一個人

「喂，你不要想不開啊，坐在那裡很危險的」安言慕這麼對她說

「你怎麼知道我想不開了，說不定是我想開了呢」她回答安言慕

「好啊，那你說說你想開了什麼」

「你覺得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有什麼意義，我們永遠達不到那真實的自由，困在社會構築的囚籠中，不前進就被拋下，過著 loser 的生活，想要前進就需要承載痛苦，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就是不能真正快樂自由的活著，你說，比起行屍走肉過完一生而後迎接死亡，或是跳過過程直接去死，到底哪一種才是最不痛苦的？」

「你這也太片面了吧，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你甚至都沒有深深的體會過，就這麼結束也太草率了吧」

「好吧，這樣跳下去確實有點草率了，我叫時雨，你叫什麼名字，我們交個朋友吧」

「我叫安言慕」

往後她就像一個真正的朋友一般，我們一起聊天，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飯，我們也默契的沒有再提起今天這一番奇怪的對話

「慕慕，我這次又考差了，我真的好想放棄啊」

時雨抱著頭，鬱悶的聲音從裡面傳來

「沒事的，下次再努力就好了」

「哎呀你不用強行安慰我的啦，反正也就這樣了」

「.....」

「時雨，你還記得嗎，第一次見到你時，你說你想直接跳過過程，但你有沒有想過，若是跳過過程，結局也將一起失去靈魂，那還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即使是挫折，也是過程的一部分，你必須獨自將它承受下來」

「好啦好啦，你個大哲學家」

2054/4/11

「慕慕，你有看新聞嗎，那個魔法少女暮言真的好厲害啊，她又擊敗了一位災變級的異魔」

「啊，是嗎，我沒注意欸」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慕慕今天好像有些恍惚

「像她這種人，想必一定人生一定非常成功吧！」

「不，不是這樣的.....」

沒等話說完，前面傳來了尖叫聲，近看才發現，原來是有人要跳樓，好在沒過多久，那人就被拉下了了

「真是驚險，還好我當初遇到了你，話說，你剛剛要說什麼來著」

「沒...沒什麼」

「對了，今天是我們認識的兩週年，要不要去上周新開的遊樂園玩？」

「好」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看著眼前的畫面，時雨想著

熾熱的火光燃起，遠方的慘叫聲傳來，路人倉惶的逃竄，還有旋轉木馬下的母親緊緊抱著孩子

原本一同在摩天輪上的人已然消失，而天上則是一道金色的身影

「太好了，是魔法少女暮言，我們有救了」

有人大喊到

只見那金色身影舉起法杖，口中不知在吟誦這什麼，接著天空出現了數條緞帶束縛住了猙獰的怪物

那怪物哀嚎了幾聲，便被緞帶徹底壓爆，但怪物留下的腥紅液體扭曲了一瞬，而更多氣息不弱於剛剛那腥紅怪物的怪物從中爬出再次加入戰場

在戰鬥的最後，所有人都安全的撤離，只剩下安言慕還在戰場，眼前幾隻異魔圍了過來，在長時間的戰鬥下，安言慕的精神漸漸不支，眼前出現幻覺

「為什麼，為什麼你沒有把我的孩子救下」

受難者的怨恨

「這個魔法少女怎麼這麼fw啊，如果是我上我早就把它打死了」

網路的謾罵

「安言慕，你到底在做什麼」

父母失望的聲音

往日種種浮現在眼前，連那些不願回想起的事情都包括在內

到底在堅持著什麼呢，我不禁問著我自己，好像一切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

明明一開始我也只是個普通的學生，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一步，誰能來救救我.....

一個身影走過來，我看不清她的樣子，只是感到有點熟悉

「安言慕，你什麼都做不到」

原來是我自己啊

就這樣結束吧，我承受不了我的過程了

面對明明只需一擊就可以擊敗的異魔，安言慕放下了武器，拿出手機，撥通了最熟悉的電話

那一天過的很漫長，等被送回家時我都還沒回過神

電話聲響起，我點開了接通，對面是我熟悉無比又帶了點虛弱的聲音

「小雨，對不起，是我太自私，但我真的撐不下去了，你也別再來找我了，我很高興這輩子能認識你，以後的日子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

往後的內容已經不記得了，我只知道她一直在跟我道歉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股荒誕的感覺瀰漫著我的內心，明明早上還一起開心的聊天玩耍，為什麼到現在卻是.....

到底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電視中正播放著新聞

「異魔協調局設立新規強制可變身之魔法少女必須在異魔出現時即時到場保護人民，新規即日起開始施行」

「該死的異魔協調局你們這群狗囊飯袋到底都在做些什麼，魔法少女也是人啊」

「我們的孩子都是魔法少女，她們死的好慘啊」

只見一群人闖進畫面中大罵叫喊著，但很快他們就被抬走了

「而今日修正會公布對異魔武器製作方法，這代表著普通人也可拿起武器對抗異魔，修正會表示一切都是為了消滅異魔，這也不得不令人思考，修正會究竟是不是異魔協調局口中的恐怖組織」

「.....」

「看到了嗎慕慕，這只是第一步」

2057/4/11

「恐怖組織修正會再次出動，異魔協調局局長被暗殺，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還是道德的淪喪」聳動人心的標題及新聞在大屏幕上滾動播放，但看到的人都對此嗤之以鼻，有的甚至拍手叫好，至新規發布以來，一堆人表示反對，但異魔調查局局長一直卡著程序，不讓規定廢除，還表示保護人民就是魔法少女們的義務，很多人都已經看不慣他了，卻一直對他無可奈何，

今天這一暗殺，大家自然樂見其成

「慕慕，我殺人了，但是不這麼做，會有更多跟你一樣的人死去，你說，我做對了嗎」

在這之後的三年，異魔徹底入侵，但在人人皆兵的情況下，早被打的潰不成軍，昔日人人心中的夢魘，也隨之消散

我做到了，我成功為你復仇了，可是為什麼，還是這麼的痛苦

異魔不是都死了嗎，我已經成功了

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人正在死去

為什麼兇手似乎一直存在

慕慕你能不能告訴我，到底是誰殺了你？

是那些異魔嗎？

不是的

是.....

「知名學者發布新書《論魔法少女的畸形與社會環境的關聯》，其內容譴責了異魔協調局在異魔入侵時讓魔法少女獨自面對異魔，且對網路言論置之不理的行為，他表示，大多魔法少女都為未成年，不僅要承受來自異魔的威脅，還要承擔他人的命令，且若稍有失誤，便會被各種言論攻擊，而她們現實的生活也會受到影響，據分析，大多魔法少女並非因異魔死亡，而是自殺...」

「2062年4月11日，修正會會長自殺，自此恐怖組織修正會徹底落幕」

對不起慕慕，我永遠都無法為你報仇了

這是人的根，無法改變的

而剩下的時間，我想看看這個世界，或許我早該明白的，過程，遠比結果更重要，而你，就是我過程中最重要的篇章，或許世界很壞，但我想，祂也有著等量的好，至少，祂讓我遇見了你，我一定會讓你所期待的故事完整走到底的

「2102年4月11日，死亡時間4點15分，病人走的很安詳，家屬請節哀」

夕陽下舊宿舍的祕密

那天放學的時候夕陽紅得像是在滴血，照在走廊的地板上顯出一種讓人很不舒服的橘紅色，我本來心情還不錯，因為這禮拜的數學小考我竟然考了班級前十，正想著打完球回家要去手搖店買杯飲料慶祝慶祝，結果我走到校門口的車棚一看，整個人瞬間從天堂掉到地獄，我那輛腳踏車竟然不見了，我反覆揉了揉眼睛，還以為是自己太累看錯位置，但我數了三遍，原本停在那裡的位置現在只剩下一塊乾掉的泥土和幾片落葉，我當時真的很生氣，心裡一邊把偷車賊的祖宗十八代都問候了他們父母一遍，這時候，我的好朋友阿嚴大搖大擺地走過來，看我臉色難看，於是開玩笑的問我是不是拉在褲子上，於是我把事發經過告訴他，阿嚴聽完瞬間收起笑容，變得很嚴肅的跟我說，他聽學長說過，附近那個很老舊又破損嚴重的準備要拆掉的宿舍很詭異，聽說有人在那邊看到奇怪的人影，會把學校[多餘]的東西搬過去，我當時覺得阿嚴在嚇唬我，可是看著空蕩蕩的車棚，心裡突然冒出一種奇快的想法，萬一車子真的在那裡呢？

我跟阿嚴雖然心裡都毛毛的，但為了我的腳踏車還是決定去冒險看看，我們趁著天還沒黑決定去後山看看，我們繞過了禮堂穿過垃圾場，來到了那個寫著[禁止進入]的布條也就是老舊宿舍門口，那邊的空氣聞起來有著淡淡的腐爛味道，但是我們還是狀著膽子翻過斷掉一半的圍欄，我的制服褲還差點被鐵絲網勾破，幸好我夠瘦小躲了過去。宿舍的窗戶很多都碎了，黑漆漆的洞口看起來像張開的大嘴巴，隨時要把我們吞噬，我們狀著膽子走進一樓走廊，地板遍地灰塵，踩上去還會有嘎吱嘎吱得聲音，十分毛骨悚然，我心跳快的嚇人，連平時嘻嘻哈哈的阿嚴，現在他也抓著我的書包帶子，怕得要命，我還差點被他絆倒。此時我們走過破舊的自然教室，裡面的實驗瓶子在光照下還隱隱發著亮光，看著很像怪物的眼睛，突然間，我們聽到二樓傳來一聲[蹦]!的巨響，像是有人用力的關上了門，我和阿嚴瞬間被嚇得跳了起來，但是過了幾分鐘後發現沒有動靜，我們才敢上去二樓看看。二樓的走廊又更黑了，天花板上個油漆大塊大塊的掉落，很像在演恐怖片，現在的我手心全是汗，雙腿抖的厲害，當我們走到走廊盡頭的儲藏室時，我透過門縫看到那熟悉的影子，那絕對是我的腳踏車!

我激動的推門而入，那扇老舊的木門發出長長的[吶呀]聲，在寂靜的教學大樓聽起來特別刺耳，房間裡堆滿了各種奇奇怪怪的東西，例如：廢棄的考卷、爛掉的課桌椅、以及各式各樣的腳踏車，我的車就正好停在正中間，但讓我頭皮發麻的是，車龍頭上竟然掛了好幾串不同班級的鑰匙，地上還整齊地擺放幾雙不同尺寸的運動鞋。正當我疑惑之，後面的陰影傳來一聲冷笑，一個瘦瘦長長的身影慢慢走了出來，那時平時在校園裡總是一言不發、幫忙割草的老鍾，他手裡拿著一把修剪花木的剪刀，在昏暗的光線下閃著冷光，他的眼神看起來十分空洞，完全不像平時看到的慈祥老人，他嘴裡不停地自言自語，老鍾說到：這間學校太吵了，大家都消失才安靜，我要把所有會發出聲音的東西都關在這裡，這樣才能徹底安靜。我當下真的嚇瘋了，沒想到這個傳說竟是真的，這時，阿嚴大喊一聲快跑!我什麼也顧不得抓起腳踏車龍頭就往門口衝，阿嚴也早就被嚇得

魂飛魄散,連滾帶爬的冲在我前面。[跑不掉的…聲音太吵了…],老鍾那低沉且沙啞的嗓音在走廊迴盪,[快!樓梯間!],我大喊到。我們趕緊衝到一樓,腳踏車在台階上發出劇烈的撞擊聲,這無疑就是給老鍾指引我們的位置,正當我準備丟掉腳踏車時,一雙大手忽然抓住腳踏車的坐墊,力量大得嚇人,我整個人被拉住後仰,重重摔在地上,正當他準備將剪刀落下時,我急中生智拿起車籠頭上的班級鑰匙重重的往他臉上丟去,在他下意識躲開之際,我抓起翻倒的腳踏車,和阿嚴推開宿舍大門,我們一路衝出校門直到看到巡邏的警察才敢停下。

最後,警方進入宿舍調查,找到了各種失蹤物品,但是老鍾卻離奇消失,只剩下那把巨大剪刀留在原地。從那天起學校再也沒有人見過老鍾,而我和阿嚴每當經過宿舍都還是會加快腳步趕緊離開那詭異的地方。

霧一上來

我們班的黑板每天都會起霧。

不是阿里山那種把山也吞掉的白霧，而是粉筆灰——廉價、細碎、帶點苦味，像一場不肯落地的雪。值日生拿板擦一抹，白灰從字縫裡竄出來，浮在晨光裡，貼著每個人的睫毛與喉嚨。你一張口，就像把自己也擦掉了一點。

早自習的空氣總是特別乾，乾到連咳嗽都像在考試：咳一聲，旁邊的人就抬眼看你，彷彿你偷走了他半分的專注。

周老師站在講台前，把粉筆敲得很輕，像怕驚動什麼。上次月考週，有個學弟在走廊忽然喘不上氣，校護教他扶著欄杆，把氣慢慢吐出去：「先抓緊，慢慢吐氣。」那幾天學校也發了張壓力宣導單，提醒大家緊張時要先調節呼吸。周老師把那句話記下來，像把一小包急救藥放進口袋，不為了煽情，只怕哪天真派得上用場。

她望著那層灰一點點浮起來，說：

「霧一上來，先抓緊，慢慢吐氣。」

她說得像在教一個很微小、很日常的瑣事——像教你削鉛筆不要削到流血，或教你下雨天進教室先把鞋底刮乾淨。可我們都知道，這句話不是給粉筆灰的。是給我們的。

我把筆握得更緊，指節白得像那層灰。筆尖在題目上刮過去，聲音很細，像蟲子爬行。我的名字被印在准考證上，像一枚薄薄的標籤——證明我今天也準時進場，沒缺席。

我叫張知夏。名字聽起來像應該很清爽的人，可我這一整年都活在霧裡：模擬考的霧、排名的霧、志願表的霧，還有我媽的霧。

她每次講話都像隔著一層塑膠袋，聲音悶悶的，但手很用力。她會把晚餐端上桌，順便把成績單也端上來。筷子夾著菜，眼睛夾著我。

「這次排名……怎麼掉這麼多？」她問得很平靜，平靜得像在問今天的溫度。

我喉嚨裡有粉筆灰，硬咽下去就刮喉。她不是不愛我，她只是太相信一件事：只要我上了榜，日子就會好起來。她把「好」想得很具體，像一台不再漏水的冷氣、一筆不用再向親戚低頭的錢、一個能在同學家長面前抬頭的微笑。

我也相信過。相信分數像一盞燈，只要夠亮，就能照出出口。

可是高三的燈光很奇怪，它照亮的不是路，是人的臉——誰的臉發白，誰的臉發青，誰的臉裝得若無其事。

補習街的霧是另一種。

傍晚飄下細雨，柏油還熱著，水氣貼地往上冒，彷彿整條街也悶著喘。霓虹招牌的光被水拉長，紅的、綠的、藍的，像有人把口紅塗到唇角外，還來不及擦；光一碰到溼氣就散開，散成一層薄薄的亮霧，黏在路人的眼角、黏在機車的後照鏡裡。你走進去，衣服會沾到一點

溼，一點亮，一點無所謂的疲倦——像被城市隨手抹過一筆。

機車一台台滑過，熱氣和廢煙混著潮氣，整條街像一鍋溫吞的湯——每個人都是被溫水煮著的青蛙，卻還要加快腳步，因為晚自習就要開始。

補習班門口永遠有人在奔跑：抱著講義跑、拿著便當跑、把最後一口水吞下去也跑。跑得像只要停下來，霧就會追上來把你包住，讓你看見自己其實很累。

我和柯予安常常一起走那條街。

予安的成績很穩，穩得像一座你以為永遠不會坍塌的橋。他說話也不急，總是慢半拍，像把人生的聲音轉小一點就不會那麼刺耳。可有一天，他在補習班樓下停住，盯著玻璃門裡那排自習座位，忽然說：

「知夏，你有沒有覺得，這裡很像水族箱？」

霓虹的光打在他的眼睛裡，像浮著一層薄薄的油。他笑了一下，笑意很淡。

「大家都在裡面吐泡泡。吐得越漂亮，越像活著。」

我順著他的目光看進去。玻璃門後的燈白得近乎殘忍，每張臉都被照得很乾淨，像剛洗過，卻又洗不出疲憊。人坐在格子裡，肩膀一動不動，只有筆尖在紙上吐著一顆一顆透明的泡泡——公式、單字、解題步驟，往上冒，冒到某個看不見的水面，就「破」一聲破掉，只剩一片更空的寂靜。玻璃把聲音隔得很遠，遠到你以為他們很安靜；其實那是水底的安靜——你聽不到他們在心裡缺氧。

我一時不知道怎麼回，只好把書包背帶往肩上提一提。那背帶被雨打溼了，摸起來冰涼，像一條提醒著你怎麼還愣在原地的繩子。

周老師那句話忽然在腦子裡響起：霧一上來，先抓緊，慢慢吐氣。

我就真的抓緊了背帶，吐了一口氣。白煙從嘴裡出去，又被霓虹照得發亮，像很小的靈魂，立刻消散。

有些事不會轟然崩塌，更多時候，是慢慢消失。

予安開始不回訊息。起初只是晚一點，後來是整晚都不讀不回。早自習那張靠窗的位子空著，粉筆灰照樣起霧，照樣落在別人的頭髮上，好像少一個人並不會讓世界變得比較安靜。

直到第三天，周老師把我們幾個叫到走廊，聲音壓得很低，像怕把誰的名字喊碎。

「予安這幾天請假。」她說，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很輕的，「他最近真的太累了。你們別去追問，也不要再在群組亂猜——讓他好好休息。」

走廊的風很冷，吹起來像把粉筆灰吹進骨頭裡。我那時才明白，原來努力也會把人磨薄。磨到最後，連崩潰都像一種遲到的禮貌——不該打擾別人。

那天晚上我走在補習街，霓虹溼霧黏在皮膚上，像一層洗不掉的妝。我忽然想起曾聽某個大人說過：「生活再狼狽，也要把自己弄得像樣一點。」那是他們的生存術。原來我們也有自己的「像樣」——分數就是妝，排名就是妝，愈畫愈厚，愈看不見自己原來的臉。

我在路口停了一下，想起予安說的水族箱。玻璃裡的人還在吐泡泡，泡泡一顆一顆上升，破掉，像夢。

我站在霧裡，第一次問自己：如果上榜只是換一個更漂亮的水族箱，那我到底要去哪裡？

有種霧，不在山上，也不在街上，偏在你以為最該清醒的時候漫上來。

學測前一晚，我帶著一疊講義去台北車站轉車。下班人潮像海，廣播聲像海裡的風，尖銳又無處躲。拖行李箱的輪子滾過地面，像有人用指甲刮玻璃。每個人都走得很快，快得像只要慢一點就會被自己的生活追上。

我也跟著快走，甚至開始小跑。怕錯過轉乘，怕一停下來就被人潮淹沒，怕一慢就顯得自己不夠努力。講義夾在斜背包裡拍著大腿，一下、一下，像在催促。鞋底踩過溼亮的地面，滑了一下，我心跳也跟著滑出去——整個人像被某種看不見的鐘擺推著往前。

我的胸口忽然一緊，像被人用塑膠袋套住。耳朵裡嗡嗡作響，聲音變成一片白——那種你打開電視卻沒有訊號的白噪音。視線也開始發白，白到連出口的指示牌都像浮在霧裡，指尖忽然麻了一下，像電流輕輕掠過。不到幾分鐘，霧就把我整個人罩住了。

我知道這是恐慌發作。周老師有講過，像暴雨一樣，來了就來了，不是你意志不夠堅定。

可光「知道」總是不夠。解析翻過一遍又一遍，題目照樣會錯；道理我在腦子裡翻轉，身體卻不肯聽話，呼吸也照樣混亂。

我停在原地，手心冒汗，像握著一條滑掉的魚。人潮推著我，我卻像被釘住。我的身體在霧裡迷路，找不到回去的路。

就在我快蹲下去的時候，一隻戴著橡膠手套的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力道不重，但很穩定——像你跌倒時有人抓住你，不讓你把尊嚴也摔碎。

我抬頭，看見一位清潔阿姨。她背著一個小水桶，拖把靠在牆邊，制服袖口磨得發白。她的眼神很老練，老練得像撿拾過太多在城市裡走丟的人。

「妹妹，靠這邊。」她把我往牆邊帶，避開人潮，像把一塊易碎的玻璃移到安全的地方。

她遞給我一張衛生紙，又塞了一瓶水到我手裡。水瓶冰冰的，塑膠觸感很真實，像一根繩索，把我從霧裡拽回來。

「先抓著。」她說。

我就抓著。抓得很用力。

阿姨蹲下來，指著旁邊的不鏽鋼欄杆：「手再抓這個，穩一點。然後——聽我喔，慢慢吐氣。吐長一點，像吹熱湯那樣。」

她講得一點也不浪漫，甚至有點好笑。可我照做了。呼——我把胸口那團白噪音吐出去一點。再呼——霧退了一點點。再呼——世界開始有邊界。

阿姨看我眼睛終於聚焦，才拍拍我的手背，像拍一個發燙的鍋蓋。

「霧一上來，先抓緊，慢慢吐氣。」她說。「你們年輕人啊，跑太快了。跑到連自己都追不上。」

她說完就站起來，拖起拖把，回到人潮裡。她的背影不偉大，也不神祕，只是一個要把地擦乾淨的人——可那一瞬間，我忽然明白：在城市裡，有時候接住你的，不是什麼戲劇性的奇蹟，而是某個不起眼的人，剛好伸出了一隻手。

考場的霧更白。

不是粉筆灰的白，也不是霓虹的亮白，是聲音的白——翻卷聲、監考老師的腳步聲、鉛筆刮紙的沙沙聲，整個教室像被一台看不見的機器罩住。每個人都坐得端正，端正得像一排等待被蓋章的文件。

我坐下來，手指微微發抖。桌面很冷，像鐵塊。窗外有陽光，卻照不進我心裡那一片霧

茫茫。

監考老師說開始，我拿起筆。筆的重量忽然變得很具體，像一個小小的錨。

霧一上來——我在心裡對自己說。

先抓緊，慢慢吐氣。

我抓緊筆，吐出一口氣。再抓緊，吐出一口。白噪音沒有消失，它只是退到遠一點的地方，不再貼著我的耳膜尖叫。

我低頭看了一眼准考證，上面的名字印得很端正：張知夏。像在提醒我——不管霧多厚，至少我還坐在這裡。

我把鉛筆尖落回答案卡上，先把第一題的答案格子塗滿。鉛筆芯在紙上摩擦出細細的沙聲，像把自己重新固定在座位上。

那一筆一畫像在黑板上寫字。粉筆灰霧浮起來，我看見周老師站在晨光裡拍板擦；霓虹溼霧貼著我的袖口，我看見予安在雨裡說水族箱；台北車站的白噪音霧翻湧，我看見清潔阿姨把水瓶塞進我手裡。

原來霧不會只來一次。它會換一種形狀，一種味道，一種聲音，反覆回來。

可我也學到一件事：霧來的時候，我不是只能跑。我可以停一下，抓住眼前的東西——筆也好、欄杆也好、書包背帶也好——讓自己先穩下來，不必被霧一路推著走。

題目很難，人生也很難。難不是因為它在刁難你，而是因為它從來沒答應要溫柔。

但我至少可以答應自己：不再把自己交給一張榜單來認領。

考完走出校門，陽光把操場照得發亮。我呼出一口氣，白煙在空氣裡短暫地現形，又消散。

霧還在。只是這一次，我知道怎麼跟它相處。

霧一上來——

先抓緊，慢慢吐氣。

風的呢喃

八十年代的風似乎特別多。每當下課鐘響，操場外的白楊樹就會被風捲起，葉子拍打玻璃，發出像低語般的聲音。有人說那是風在說話，也有人說，那是泡沫時代的空氣在笑。

佐久間真司坐在最後一排，看著窗外那片新建的住宅區，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樓盤拔地而起，像是瘋狂生長的夢。他的父親就是這場夢的締造者之一 永藤不動產公司的社長。

「真司，聽說你家那邊又開發了新的購物中心？」前排的渡邊轉過頭。真司只淡淡的點頭：「嗯！父親說那裡的地價又漲了。」他說這句話時，風剛好從窗縫裡鑽了進來，輕輕掀起桌上的考卷，露出一張尚未寫完的作文紙。題目是〈風〉。那張紙上只寫了一句話：「風是看不見的罪。」而這句話是他昨晚從夢裡聽見的聲音。午休時，班上來了一位轉學生，「大家好，我是高村雪」。她的聲音很輕，像怕驚擾到什麼似的，老師安排她坐在真司的旁邊。

從那天起，真司的世界裡開始有了一種奇怪的聲音，不只是風，而是風裡的呢喃。放學時，他聽見雪在校門口自言自語：「這裡的風，好像在哭。」真司愣了一下，想開口問她什麼，但下一秒，風掀起她的長髮，她的身影被夕陽切割得支離破碎。那晚，真司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救護車停在住宅區口。聽說是某棟還未完工的高樓上，有人墜落身亡。風從那棟樓的方向吹來，帶著濃濃的鐵鏽味。真司抬頭，看見遠處的起重機搖晃。風聲裡，有個模糊的聲音在問他「你記得嗎？那天的風也是這樣吹的。」隔天的雲朵低得異常，像是整座城市都被壓在一個透明的罩子裡。

氣象預報說今天有「不穩定的氣流」，但對佐久間真司而言，這樣的午後只是讓人難以呼吸。教室裡的窗半開著，風從操場那頭吹進來，帶著一種潮濕的氣味。高村雪正在畫畫。她用鉛筆描著什麼，筆尖的摩擦聲在寂靜中顯得格外明顯。

「妳在畫什麼？」真司問。

雪沒抬頭，只輕聲說：「風。」

「風？」

「嗯。我在畫它吹過的地方。」

她把畫本轉過來，紙上是一片模糊的街景、公寓、電線桿、還有一棟高樓的輪廓。那棟樓真司認得。正是昨晚有人墜樓的那一棟。

「妳怎麼知道那裡？」他忍不住問。

雪頓了一下，露出一個幾乎聽不見的笑：「風告訴我的。」

真司心裡一震。那句話的語氣，像極了他昨晚夢裡聽見的聲音。

放學後，學校裡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操場上只剩下風在滾動著一個破舊的足球。真司收拾書包，正準備離開，卻發現雪還坐在窗邊。

她對著窗外的風低語，彷彿在和誰說話。

「妳在做什麼？」

雪抬頭，眼神空洞：「你有沒有覺得，風裡有聲音？」

真司沉默。

「那個聲音有時候在哭，有時候在笑。昨天的那個人……」

「昨天那個人？」

雪的唇動了動，最後只是輕輕吐出一句：「他在風裡。」

夜裡，真司夢見自己站在那棟未完工的大樓頂端。風很大，幾乎要把他整個人推下去。有人在他耳邊說話，是低沉而溫柔的聲音。

「真司，你還記得那年夏天的風嗎？」他想起什麼似的，伸手去抓那股風。結果一張舊報紙拍在他臉上。上面印著一行標題：「工地事故，一名兒童失足墜亡。」而日期是五年前的今天。真司猛然驚醒，窗外的風仍在呼嘯。他下意識地望向書桌，那張作文紙還在，上面那行字依舊清晰：「風是看不見的罪。」只是，底下多出了一行字。那不是他的筆跡。「而罪，會被風帶回來。」

週末，風依然沒停。真司騎著腳踏車穿過住宅區，輪胎壓在新舖的柏油路上發出了黏稠的聲音。父親最近忙於土地建設，每天出門前都在電話裡談金額，那些數字在真司耳裡聽起來像另一種語言。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往那棟工地去，只覺得心裡有股被風吹動的衝動。那棟大樓依舊沒完工，外圍的鐵皮被風吹得嘎嘎作響。他推開半掩的鐵門，一股混著水泥和鏽味的風撲面而來。裡頭靜得可怕。空曠的樓層間傳出低沉的嗡鳴，像是風在深呼吸。他走到三樓，牆上有些兒童塗鴉的痕跡——藍色的線條、歪斜的太陽、一個小小的人影。那畫像莫名地熟悉。「妳怎麼會在這裡？」

真司轉過身，高村雪站在昏暗的樓梯口。風從她身後湧進來，吹得她的制服裙微微飄起。

「妳跟蹤我？」

「不是哦！是風帶我來的。」她的表情很平靜，像是在陳述一個自然的事實。兩人走到頂樓。午後的雲層低垂，遠處的城市像一片蒸氣。

雪靠在欄杆邊，輕聲說：「五年前，這裡發生過一件事。」

真司的心跳慢了一拍。「我知道。」他喃喃道，「一個小孩掉下來。」

「不，只是這樣的話，風不會一直留下。」

她說完，從口袋裡掏出一張老舊的拍立得照片。照片上是這棟工地剛開始興建的模樣，旁邊站著兩個孩子。一個是她。另一個，是年幼的真司。

「這是……」真司的喉嚨乾澀。

雪點點頭：「我記得那天的風。很大，我們在玩紙飛機。妳說要讓它飛得比誰都高。」

「然後」

「有個孩子去追那架紙飛機，結果掉了下去。」

真司的腦子一片空白。風從身後吹來，他幾乎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那個孩子是？」

雪沒有回答，只看著風掠過欄杆，掀起一陣灰塵。

「妳還記得嗎？那天的風是從北邊吹來的。它帶走了一切，除了聲音。」

他盯著照片，手微微顫抖。照片的下角寫著日期：昭和六十年八月十二日。

正是他夢裡報紙上的那一天。那時候的真司不記得自己哭過，連葬禮的場景都模糊了，但他清楚記得，那天晚上，父親回到家後，把一疊現金放在桌上。

「這件事，沒發生過。」

風又起了。雪閉上眼，輕聲道：「那個孩子的名字叫……」她的聲音被一陣強風掩去。真司什麼都沒聽見，只看到一張拍立得被風捲走，在半空中旋轉、墜落。

他追著跑下樓，照片落在破裂的水泥地上，正面朝下。當他撿起來時，照片的背面被風吹出一道細長的裂痕。裂痕的形狀，像是一個歪斜的字「風」。

從那天之後，風變得更頻繁了，窗簾不再安靜，書頁總在夜裡無聲翻動。真司開始懷疑，風並不是從外面吹進來的，而是從他心裡湧出的。

高村雪每天都準時來學校。她總坐在窗邊，那個最容易被風吹到的位置。她的頭髮、她的筆、甚至她的聲音，似乎都被那股看不見的氣流帶著走。有時候，真司看著她發呆，會突然有種奇怪的熟悉感，而像是她本來就該在那裡，甚至比他自己更屬於這個教室。

午休時，雪問他：「你相信風會記得我們嗎？」

「風不會記得任何人。」真司回答。

「那你為什麼還怕它？」

真司沉默了。

雪的笑容裡有一絲溫柔，也有一點殘酷。她說：「我常常想，風可能是記憶的形狀。人忘不了的事，都被風帶走，再吹回來。」

放學後，他們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這條路經過一片廢棄的建築區，四周只有風聲與廣告看板的破碎紙屑。雪走在前頭，裙角被風掀起，映出小腿白得近乎透明。真司看著那身影，心裡湧上一種說不出的不安，那不是愛，也不是恐懼，而是一種「被拉回過去」的錯覺。

「真司。」

「嗯？」

「如果那天掉下去的人，不是別人呢？」

「什麼意思？」

雪沒有回答，只回頭看著他，眼神像要穿透他整個人。

「你有時候，真的不像現在的你。」

夜裡，真司在房間裡聽著窗外的風聲。母親在隔壁房間和誰講電話，語氣裡帶著壓抑的焦慮。「他最近老是提起那件事……你不是說已經處理好了嗎？我怕他想起來……」

真司全身一僵，那句話像一道針，扎進記憶裡最黑暗的地方。他記起某個模糊的片段：五年前的夏天，烈日、工地、孩子們在風中奔跑。有人笑著說要比誰的紙飛機飛得高。然後是一聲尖叫，一陣強風……接著就什麼都想不起來了。隔天放學，雪邀他去攝影部的小暗房。「我拍了一些照片，你或許應該看看。」暗房裡的燈光昏紅。牆上掛滿曬乾的底片，每一張都是校園的角落：操場、廁所、走廊。而最後一張讓他心頭一震，那是他自己的背影，站在廢墟工地的欄杆邊，低頭望著地面。

「這張是什麼時候拍的？」

「上週吧。」雪的聲音幾乎聽不見

「可那天我沒去工地。」真司回頭看她。她的臉被紅光映得模糊，眼神卻透著奇異的明亮。

「真司，有時候我覺得，你不是來看我，而是風讓你來的。」

「妳在說什麼？」

「因為你在風裡，有另一個樣子。」

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與她的距離。不是兩步，而是一段被風隔開的回憶。

雪伸出手，指尖輕觸他的臉。

那一瞬間，風從暗房的通風口灌入，吹起底片、晃動燈泡。紅色的光在她的臉上閃爍，像一場即將消失的夢。

「真司，你有沒有想過……也許我們都死在那天的風裡。」她的話在風聲中被拉長，幾乎聽不清楚。

他下意識地握住她的手，手心冰冷。

「不，我們還活著。」

雪微笑：「那就讓風告訴我們，誰在說謊吧。」她把一卷新的底片放進顯影槽。水面上浮起的影像，慢慢清晰，那不是他們的臉，而是一個倒在地上的孩子。窗外的風呼嘯而過，整個暗房的燈光瞬間熄滅。那天的風很輕，卻吹得人心不安。

初春的氣溫開始回暖，青葉高中的操場上滿是被風吹起的粉塵與花瓣。

真司坐在看台上，靜靜地看著高村雪在操場中央舉起相機，逆光拍攝。他第一次覺得，風有形……它纏繞著她的身影，像一層透明的記憶。

雪拍完照，走過來坐在他身旁。

「今天的風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它沒有哭。」

她笑了笑，那笑容讓他有種久違的輕鬆。

真司看著她的側臉，忍不住問：「妳真的記得那天的事嗎？」

雪沉默片刻，聲音低得像耳語：「我記得有人推了那個孩子。可我不知道那是誰。」

真司的手指緊緊扣住長椅邊緣。那股名為「記憶」的風在他心裡轉得更快了。

之後的幾個星期，兩人開始越來越常在一起。他們在放學後走過廢棄的住宅街，去小書店看詩集，也會到河堤邊數落葉。雪會拍下這些畫面，說要「拍給風看」。

某天下午，天色微暗，風從山那邊吹來，空氣帶著一點海味。雪靠在他肩上，小聲說：「有時候我會想，也許那天的風選中了我們。它讓我們忘記一部分自己，才能繼續活著。」

真司沒說話，只是輕輕握住她的手。那一刻他清楚地感覺到，這個世界上只有風在流動，而他與她是唯一的靜止。

「真司。」

「嗯？」

「如果有一天我也被風帶走了，你會記得我嗎？」

「我不會讓妳走的。」

雪微微一笑：「風的事，不是人能決定的。」那晚，他夢見自己站在那棟工地的頂樓。

風從四面八方湧來，他幾乎站不穩。

有人在他背後笑著，那聲音輕得像氣息：「你知道嗎，風只是把真相吹回來而已。」

他回頭，看見雪站在欄杆外。

她伸出手，嘴唇動了動，像是在說「原諒」。下一秒，整個世界被白光吞沒。

清晨，真司從夢中驚醒。房間裡的窗戶敞開，風灌進來，把書頁吹得翻飛。他起身關窗時，發現桌上多了一張相片。那是雪昨天拍的他們兩人並肩坐在操場的看台上，笑得像沒發生過

任何事。照片背後，有她的字跡：「風有時會撒謊，但笑容是真的。」真司盯著那句話，心裡某個堅硬的東西緩緩崩解。

那天下課後，他到暗房找雪。裡面空無一人，只有相紙散落一地。牆上掛著一張未完成的放大照片，那是工地頂樓的風景，光影模糊，中央有兩個影子：一個是他，一個是她。他伸手輕觸那張照片，指尖沾上濕潤的藥水。窗外的風再次吹進來，照片晃動，像是在呼吸。就在那瞬間，門被推開，雪站在光裡。她沒說話，只是走過來，抱住他。風從他們之間穿過，帶走了一切聲音。他感覺到她的心跳，急促卻真實。

「真司，」她低聲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請相信，我還在風裡。」

他回抱她，回答得幾乎聽不見：「那我也會讓自己留在那裡。」

那一刻，風停了。

窗簾垂下，空氣靜得像時間也屏住了呼吸。四月的最後一個清晨，天空萬里無雲，連續吹了幾週的風，終於在那天早晨靜下來。

真司推開窗，空氣裡有一種久違的安穩。他仍舊記得那一夜的擁抱，雪的體溫、她的髮香，還有那句「我還在風裡」。

之後的幾天，她沒再來學校。老師說她轉學了。沒有人知道原因，也沒有人追問。就像一陣風，來的時候沒有預兆，走的時候也不留痕跡。那個週末，真司一個人去了那棟工地。風真的停了，連鐵皮都不再作響。他走上頂樓，看著遠方的新市區，一棟又一棟玻璃大樓反射著陽光。那是父親與無數人共同築起的夢，而在這風止的片刻，夢裡的一切都顯得透明。在頂樓的角落，他發現一個舊信封，裡面是一卷底片和一張紙。那紙上，是雪的筆跡：「我拍下了風的形狀，如果你願意，就讓它替我們記得。」他把底片湊向光，看見一張模糊的影像。

一個男孩與女孩並肩坐在看台上，笑著、被風包圍。

那一瞬間，真司忽然明白了。風不是記憶，也不是罪。它只是時間的呼吸，當人學會原諒自己，風就會變成溫柔的。他輕輕閉上眼，風又起來了。風並不大，只是一陣帶著花香的風。

「雪，妳看，風回來了。」他喃喃說著。

風掠過他的髮梢、臉龐、指尖，像一隻溫暖的手。遠處的天空正被吹散的雲層染成金色，午後，校園的廣播響起。有人播放了一首老歌，旋律在風中悠然浮動。真司走在走廊上，經過那間空著的座位，窗簾被風輕輕掀起，陽光灑進教室。他停下腳步，看著那光裡的空氣，彷彿又看見她坐在那裡，微笑著回頭。她在風裡，而風，還在吹。

星際大戰生死任務

在一個陽光耀眼的下午，一座充滿熱鬧氣氛、高樓林立的城市-科洛桑，乾淨的街道擠滿車子；然而往地底下十幾公尺是地下城市，污濁的空氣，到處飄著垃圾碎屑，陰暗的街道上由微弱的橘黃色燈光照明，街上陰暗處躲著幾個黑影正在談話。

「嘿，聽說分離主義者計畫要毀滅整個共和國！」其中一個人影說到，「也好，那該死的共和國也沒好到哪裡去。」另一個偏向分離主義者說出想法，「不不不，我們不能背叛共和國。雖然他們沒有治理好地底城市，但他們不會離棄我們的。」第三個說話的顯然是守舊派的。

這時突然有腳步聲接近他們，「噓，噓小聲！」其中一個警告他們。一片死寂後，「他可能走了？」另一個好奇的問。

一個戴著深棕色的寬邊牛仔帽，穿著斗蓬的人跳到他們面前，迅速地抽出手槍，接著爆裂的紅光閃過，手槍口發出低沉的「噹——啪！」，伴隨著牆面爆裂的回音，其中一位黑影人物隨聲倒地，那戴著帽子的殺手看了一眼，接著轉身跑走。

「快去找救護兵，快一點！」其中一個抱著受傷的同伴，另一個衝出陰暗的街道急忙地去尋找救援。但已經太晚了，傷者已經死亡。這名死者正是共和國在分離主義者中的間諜。其他兩位，一位是他的好友：凱爾·索利斯；一位是他的長官：達蒙·維克斯。

「確定了，那個殺手是卡德·班恩，卡德·班恩是一位賞金獵人，但我們仍不知道雇用他的人是誰。」科洛桑市保安部隊隊長克萊恩隊長把調查結果告訴了達蒙·維克斯，「一定要找到幕後兇手。」維克斯說，「我們不能讓他死得冤枉！」索利斯接著說。

一個透明藍色的影像出現，一個身材修長，擁有深邃的雙眼、高挺的鼻樑，削瘦的臉龐，肩上披著帶有銀色鏈扣的披風：杜庫伯爵，分離主義者的首領。

「我處決了他！」卡德·班恩冷酷的說「我要領我的錢了。」

「好，到我給你的座標，我的部下會把錢交給你！」

「為什麼會有人請賞金獵人殺害他？他只是一個小小的情報員啊。」維克斯不解的問，「有可能是他擁有太多機密了。」聰明的索利斯猜測。「我知道一位有辦法幫我們的人！」維克斯回答。

維克斯帶著索利斯往地下商圈走去。地下商圈道出都是人，擁擠的街道兩旁都是商店。

他們走到了一扇門，門邊的控制面板閃爍了一下，隨著一聲低沉的「嘶——啞！」厚重的金屬門向兩側滑開，裡面是五彩繽紛的光打亮地面伴隨著歡笑聲、講話聲、打鬧聲和音樂。

往吧台區望去，老闆布拉卡·喬恩剛好看到他們，說：「嘿，好久不見，什麼風把你吹來

這兒啊？這兩杯飲料請你們！」喬恩大方的到著調酒放在吧台上。

「謝謝，我們是來談正事的。」維克斯正經的說。

「喔，那跟我往裡面走，裡面比較安靜。」喬恩走出吧台帶著他們往另一扇門走，房間裡是精緻的包廂，用昏黃的燈光製造出舒適的氣氛。

「我告訴你一個驚人的事。」維克斯坐下後神秘的說著「凱爾·塔弗斯被暗殺了！」

「噢不，怎麼會這樣？他是位忠誠的部下。」喬恩臉色大變。

「我們需要幫他找出兇手是誰，不能讓他死得這麼無辜！」維克斯激動的說。

「我是有一些軍人能幫忙。」喬恩從桌子的隱藏櫃子中取出一個晶片，說：「他們會看在我的面子上。」看著維克斯說。

「謝謝。」維克斯握著喬恩的手道謝。「祝你們順利。」喬恩看著朋友離開後才回酒館裡。但他們沒發現有個黑影正注視著他們。

極亮的晨光使習慣在陰暗環境中的索利斯感到刺眼，在共和國政府的行政大樓裡維克斯和索利斯，正在整理髒亂的儀容，想要表現最好的自我。

「等一下要拜託這個軍官，你不要隨便亂插嘴。希望他能提供越多人越好，一個小隊，噢不一個部隊，或一支軍隊。」維克斯非常期待，這個行動不僅能幫部下復仇，也能維持國家的和平。鐵門往兩側滑開，有一名軍人就坐在辦公室的底端。

卡德·班恩左看右看確定無人在看後才往酒館走進去，酒館裡喬恩正在收拾吧台，他的動作輕巧無聲，手掌穩穩地握住槍柄，緩慢卻毫不遲疑地將槍抽出。沒有多餘的動作，沒有一絲猶豫，槍口指向目標，這時喬恩剛好轉過頭看見槍口對著他，下意識的往後退，把雙手舉高。

「哎呀，告訴我我要的資訊，不然我就開槍。」接著他往後面大喊「TODO 把手銬拿來。」

一個大約半個人高擁有金屬機身光滑且流線型設計，主要由銀色與暗灰色的裝甲構成的小型人形機器人，用小型飛行推進器飛了過來，「班恩先生，這裏。」他小心翼翼的把手銬交給卡德·班恩。卡德·班恩把喬恩的手反綁，開始審問他。

「我是維克斯，情報局隊長，我的隊員調查分離主義後被暗殺，需要你的複製兵幫忙，我.....」他講到一半突然被對方打斷。

「我們不感興趣，所有軍力都要支援戰場上。很抱歉，我們無法資源。」軍官用傲慢冷酷的態度回應他。

維克斯失望的回頭看著索利斯「我們走吧。」他拉著索利斯慢慢地望外面走，在外面有個人站在角落的陰影裡，索利斯和維克斯看見他後馬上停下腳步，「我剛剛聽到了你們的對話。」一個羅迪亞人從角落陰暗走了出來，他身穿淺棕色的絕地長袍，腰部上配了一個光劍。

羅迪亞族皮膚是綠色的；他們擁有大而圓的複眼，能適應黑暗環境並擁有極強的動態視力；他們的頭頂覆蓋著短小的角狀突起，這些突起其實是感應器，能夠增強他們的感官感知能力。

「我是加恩·弗瑞克絕地武士，我對你們的任務感到興趣，雖然我無法提供你複製兵，但為了共和國和平我願意參加。」維克斯高興地握住他的手，「謝謝，謝謝。」激動的說。

「我不願意，我絕不會把目的地告訴你。」喬恩堅定不移地說。

「好吧，軟的不吃，那只好吃硬的！」他隨手拿起電擊棒打在喬恩身上，喬恩慘痛的叫聲，伴隨著滋滋的電擊聲，最終倒在地上，當卡德·班恩再次舉起電擊棒對準喬恩時，

「阿爾奎恩，他們往阿爾奎恩去。」喬恩輕輕地吐出這幾個字後就昏迷了。

「阿爾奎恩，嗯」卡德·班恩點點頭似乎在考慮什麼，

「TODO 咱們要去阿爾奎恩了。」他對著小型機器人說。

「所以你們有任何線索嗎？」年輕的絕地好奇地問。

「我們只知道賞金獵人是卡德·班恩、還有他準備要告訴我們的是分離主義者的機密.....。」索利斯精密的分析。

經過一番討論，絕地武士弗瑞克私自讓他們使用飛船：銀河晨曦號，白色的燈光照亮走道，彷彿還有剛建好清新味道。

「我們即將要到達目的地-阿爾奎恩。」索利斯一邊操作控制台一邊說。

維克斯往艙外看，不久一顆沙漠星球出現在眼前。他們迅速的越過沙丘、台地，終於來到了一個峽谷。「滋一」一扇垂直起降的門打開，滿天飛沙，索利斯望著遠方的峽谷想著未來的任務。

村莊的房屋是由土磚堆砌而成，房子由不規則形狀排列。村莊很安靜，幾乎沒有任何聲音，緊張的看著周遭，突然四五個全副軍裝的人拿著爆能槍對著三位成員，弗瑞克拿出光劍準備反擊，維克斯比出手勢示意他收起光劍。

「我們是來找人的，不是要傷害任何人，請你們把槍放下。」維克斯邊說邊把雙手舉高。

帶頭的軍人把槍收起，「你們是哪裡來的？」其中一個看起來像老的複製兵的軍人開口。

「我們來自科洛桑，要來找你們的老大。」索利斯看著老軍人說。

「他不接待外來訪客。」軍人回答。

「拜託您幫我們引見。」維克斯激動的說，

「好吧，但下場不好別怪我。」軍人思考了一陣子說，「跟我走。」

最終他們走到一個大約有二十公尺寬的房屋，牆面厚重粗糙，外表刷上赭紅與土灰色混合塗層，在日照下顯出斑駁光澤，並可有效反射熱能。塗層上可見多處手工繪製的幾何圖騰與風化痕跡，講述著老大來自某古老氏族的身分。屋頂一角突起為小型哨塔，上面架著一座生鏽的單管雷射槍——雖然舊，卻仍能旋轉掃描。

厚重的金屬門向快速地兩側滑動，屋內被整理的很乾淨。

「老大，有三個訪客要找您。」帶領他們進來的老軍人說。房屋裡的辦公桌有位頭髮已白了的男人抬頭望著門口，他身穿老舊的共和國軍服。

「你們有何貴幹？」他開口。

「您好，我叫維克斯」，維克斯敬禮，「要和您拜託一件事。」他繼續說，「這件事會關於複製人之戰的勝負。我的部下經過長時間調查獲得了一個重大的情報，但在跟我報告前就被分離主義者的刺客暗殺，所以我和我的同伴希望能去分離主義者的船隻找出他得到的情報並摧毀船隻，因為人數不夠希望能得到您的幫助。」

「首先，複製人之戰已經跟我沒關係了。第二，為何我要幫你？第三你是怎麼知道我？」

白髮男人看著維克斯的臉好奇的問，「我是由布拉卡·喬恩老闆介紹我來此的。」維克斯回答。

「喬恩老闆啊，我們曾經是戰友」男人看著牆壁上的照片，照片裡是兩位年輕的軍人站在 V 翼星際戰機，「如果是喬恩我願意幫忙，你希望我幫忙什麼？」男人繼續說。「我需要武器、和人力幫助。」維克斯興奮的提出要求。

「我還沒介紹自己，我是托爾上校，是退役的共和國軍官。」托爾上校帶著三位訪客走到了屋後的軍營，在軍營四處有設置自動雷射塔，為了要防禦任何敵軍戰機。沿路的走道都設有陷阱需要有熟練的技巧才能進入，軍營的房間由細微的陽光照亮。隔天就要馬上為維克斯出征。

銀河晨曦號在橘紅色的太陽的照耀下閃閃發光，軍人們正在把物資搬運上船，維克斯看著照片中年輕帥氣的塔弗斯，眼淚慢慢地流下來了，「塔弗斯，我不會讓你白死。」他輕輕的說。

黑暗的太空中有數不清的星星，一台分離主義者的星際護衛艦橫躺在其中，緩慢地移動。忽然銀河晨曦號從超空間衝出來，但眼前的星際護衛艦使巨型的船隻顯得渺小，護衛艦大約有五十架銀河晨曦號大。銀河晨曦號快速地衝向護衛艦的腹部，終於在護衛艦的外殼上停了下來。

弗瑞克打開了銀河晨曦號的門跳上了巨大的護衛艦，他的呼吸聲在氧氣罩中迴盪，拿出了光劍在厚重的鐵板畫了一個圓圈，接著他跳了進去，發現是個走廊，由虛弱的綠光照明，空間很昏暗。他左看右看，確認無敵人，用對講機喊其他同伴過來。

剩餘的同伴也穿著盔甲帶著頭盔跳進了圓洞進到了走廊，走廊由虛弱的綠光照明，空間是很昏暗的。托爾拿著重型爆能步槍看著走廊的底端，帶領眾人來到資料庫。

維克斯拿著爆能步槍由牆角看見有三個機械兵朝著他們的方向走來，機械兵外型瘦長，頭部狹長，略似馬頭或蚱蜢，兩側有簡單的聽覺感應孔，中央是一對微紅感測眼，能進行基本的視覺偵測與目標鎖定。它的手臂和雙腿細長，關節設計簡單，行走時略顯笨拙，但足以完成基本戰鬥指令。

托爾比了手勢，示意大家要停止移動，接著他跳出角落，把槍瞄準了第一隻機械兵的胸膛，按下板機，機械兵應聲倒下，剩下的兩位機械兵也隨即被拿著中型爆能步槍的索利斯擊倒，機械兵腳步聲的回音伴隨著刺耳的警報聲充滿整個走廊。維克斯和其他人衝進去資料庫，將機密檔案備份成一個隨身碟，四五十台機械兵突然包圍了資料庫。

一看到賞金獵人卡德·班恩出現，維克斯高喊著「復仇！」準備衝向敵人，忽然間轟隆一聲一枚熱能引爆器被引爆，維克斯、索利斯和剩下的隊員全都被炸開，索利斯微微地張開眼睛看著那些還站著的隊員一個一個被擊倒，他往旁邊看著滿臉都是鮮血的維克斯奮勇的殺掉了賞金獵人卡德·班恩，最後一個還在奮戰的弗瑞克看著慢慢爬起的索利斯大喊：「快！你是我們唯一的希望！」索利斯伸手趕緊把隨身碟放進口袋，抓起身旁的爆能步槍，看了拿著重型爆能步槍努力奮戰殺敵的維克斯最後一眼，就往走廊奔去。

他往逃生艙跑去， 每一步都是一種煎熬。

他感覺小腿像斷了骨，關節火燒火燎地疼。

他想停下來，卻知道一旦停了就再也爬不起來。

他只能繼續跑——不是為了前方，而是為了完成任務。

他的左眼快看不見了，他的左邊臉頰流滿了血。

他的手拖著沉重的步槍，快感覺不到末梢神經了。

後面突然出現厚重的踏步聲，聲音像是又厚又大的鐵板在地上踩踏，他回想著維克斯的最後一句話「復仇」，這一下他全懂了，為什麼維克斯這麼想完成任務？全是因為失去了最喜愛的部下、家人。

他轉身朝著走廊底端的超級戰鬥機器人瘋狂開火，陸續打倒幾隻機械兵。

他馬上轉身往逃生艙衝過去，身後的機械兵持續向他開火。

他躲過一個又一個的紅色光束，但最終還是被擊中腰部，但他並沒有停下，反而回身反擊後，坐進逃生艙。看著密密麻麻的按鈕按了幾個按鍵，逃生艙隨之關上門彈射了出去。

幸好圓筒狀的逃生艙被沙漠星球的引力吸了過去，此時索利斯已失去知覺只能讓失控的逃生艙墜毀。

赤紅的烈焰充滿整個逃生艙，濃煙四處逃竄。索利斯猛然驚醒，好像從一場惡夢醒來似的。他急忙從狹小的逃生艙爬出，虛弱的趴在沙地上，他閉上眼睛，讓傷疤累累的身體休息。忽然想起戰死在船艦上的維克斯他們。「我成功了，你們也好好的安息吧！」

後來索利斯將這件隨身碟：分離主義者的祕密檔案，呈上給星際法庭，也揪出了幕後的主使人：杜庫伯爵。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高中組】

Paranoia

啞啞，啞啞。一個炙熱的正午，京橋附近的一幢公寓裡，鏽蝕的老舊樓梯發出空洞的金屬聲。一名中年男性緩緩走上三樓，駐足於一戶門前，來者是一位房東。他按響門鈴，微弱的電流聲消失在幽暗的死寂之中。多次嘗試之後，依舊無人回應。砰！砰！砰！他不耐煩地拍打鐵門，不過依舊無人回應。

他掏出手機，撥打了租客的電話。不出所料，對方的手機處於關機狀態。此次前來，為的正是催繳拖欠已久的房租，然而租客卻宛如人間蒸發，近一個月來音訊全無。

據其他租客所述，那名房客似乎已消失許久，至少最近一個月，沒有人見他走出公寓過。此前，每到深夜，那戶的窗總會隱約透出一絲微光，不過，似乎這一個月以來，就連那盞昏黃的燈，也陷入了緘默。

房東輕輕轉動門把，奇怪的是門未上鎖。昏暗的屋內散發一股令人不安的腐朽氣息，他試探性地走入房內，眼前的一幕令他不住地乾嘔。那人不在屋內，就像憑空消失了。取而代之，屋內是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詭異景象。他瞠目結舌，啞口無言，顫抖的身軀本能地後退，一個踉蹌，跌坐在地。

強忍著嘔吐的衝動，他用顫抖的手撥打了報警電話。

接獲報案的派出所警員到達案發現場。推開房門，一片慘烈之景映入眼簾。眼前的一幕令眾人本能地後退，一名菜鳥忍不住乾嘔，越是想保持鎮靜，身體反而不住地顫抖。

「……總之，先請求支援吧。」

一名較資深的說道。沙啞的嗓音打破了沉默，將驚魂未定的眾人拉回現實。

疾馳的警車劃破玉造筋的安寧，幾輛警車停在一幢公寓前。案發的三一二室門前，乃至公寓一樓，現場拉起了長長的封鎖線，瀰漫緊張的氣息。控制現場秩序的警員，以及一兩名企圖鑽進警戒線內的報社記者，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

「成何體統。」

一名西裝革履的男子慢條斯理地走下黑色轎車，看著混亂的現場不屑道。

負責此案的是隸屬於大阪府警搜查一課的伊藤京。東大法學院的高材生，自信、自滿，從不相信任何牛鬼蛇神，自認洞澈一切的雙瞳中，只有絕對的真相。

「狀況。」

伊藤京冰冷的嗓音下達機械式的命令，權威的語氣之中毫無情感。

「根據報案人的說辭，三一二室的住戶憑空消失了。」

「憑空消失？」

他推了推他那專屬於菁英的金框眼鏡，臉上寫滿了不可置信，更多的是不屑一顧的傲慢。一派胡言，簡直浪費時間。他心想。

「是的。」

「荒謬至極。」

在他看來，現場都是一群廢物，真實情況唯有靠他的雙眼親自確認。

他戴上一塵不染的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推開那扇門。

一股難以形容、夾帶著阿摩尼亞與鐵鏽的腥味撲鼻而來，像是兩天發霉的衣物，又像腐敗的水果，詭譎而令人不快的惡臭。屋內陰暗潮濕，凌亂不堪，像是荒廢了很久。屋內的濕氣異常地重，令人不寒而慄。剛一進門，伊藤京便不禁感到背脊發涼。

那是一間約二十平方公尺的套房。

包著鞋套的愛馬仕皮鞋踩在木製地板上，發出吱吱響聲。詭譎、不安的氛圍籠罩著三一二室，就連伊藤京也變得有些神經緊繃，明明他不信這些的。

地板上有許多已經凝固的血液。牆面被人畫得亂七八糟，寫滿難以解讀的文字，又全被血液塗掉。定睛一看，牆上似乎有一些抓痕。雜亂無章的客廳一片狼藉，桌椅被掀翻，地上散落著摔碎的酒瓶、酒杯之類的物品。沙發也被人用刀劃破，棉絮四散，被血染成紅色。

「血？」

看著地上的血跡，伊藤京若有所思。

那似乎是某種圖騰。他往牆上看了一眼，雖被畫得亂七八糟，但有跡可循。

他走上前去仔細觀察那面牆壁。有塗改的痕跡，似乎是先被畫上某種圖騰，然後才被寫上文字，最後又統統被血塗掉。就好像，有誰想刻意掩蓋甚麼一樣。

此情此景，就連伊藤京也犯了難，陷入了深思。

◎

一個寂靜的午夜，京橋附近一幢公寓的三樓，昏黃的微光透出霧濛濛的玻璃窗，那孤冷的窗，在燈紅酒綠的夜裡顯得格格不入。

染井坐在空蕩蕩的客廳，矮桌上放著幾瓶威士忌。每當夜深人靜之時，他總會像這樣用酒精麻痺痛苦的靈魂。這樣的習慣是從一個月前開始的。

染井誠是一名市大的研究生，在京橋附近租了一幢公寓。他有一個比他兩歲的女友，約莫兩個月前，兩人開始同居。本以為幸福的日子會就此持續下去，他甚至想著結婚這一類的事，殊不知，這樣的生活竟在一個月後戛然而止。

看著桌上早已喝光的酒，他陷入了沉思。

西園寺唯是我的女朋友。至少，一個月之前還是，我非常確信。

不過，這一個月以來，她音訊全無。這就是所謂的冷戰嗎？想到這裡，我不禁悲從中來。不知何故，視線逐漸模糊，一定是喝太多了吧，我不想承認那是淚水。我若無其事地望向那扇髒兮兮的窗。大阪燈紅酒綠的夜，她也在那裡嗎？

我翻閱著無數張她的相片，她的一切，都在這裡。然而，我卻發現一件令我毛骨悚然的

事。這些相片似乎都沒有臉。難道只是巧合嗎？每一個鏡頭，都完美地錯過了，沒有一張相片拍到了她的臉。我不可置信地把所有相片都翻了一遍，不出所料，找不出一張我想要的相片。

我試圖回想她的容貌，然而我似乎早已忘記，甚至沒有一張相片記錄了她的長相。這一切都太詭譎了。想到這裡，一個大膽的念頭油然而生。

我真的見過她嗎？

一想到這，我不禁汗毛直豎，一陣噁心湧上心頭。為了驗證我的猜想，我撥通了她的電話，那整整一個月未曾撥打的號碼。不出所料，她沒有接。甚至，我所撥打的號碼是空號。

若說此前所發生的事，我都還算可以理解，那麼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則已經遠超我的理解範圍。現在是凌晨一點，理論上不會有人造訪。不過，一連串的事件實在太不尋常，此時發生再不合理的事也合情合理。

叮咚——平時根本不曾響起的門鈴響了。

這個時間，會是誰呢？我背後一涼，我並不迷信鬼神那些的，只不過這一切都太不合理了。本就不想搭理，我裝作甚麼也沒聽到。對方一連按了數十次，本以為過不了多久對方就會離開，但對方顯然不願就此作罷。

門鈴每隔數秒地響起，迫於無奈，我壯著膽子前去應門。透過貓眼向門外看去，門外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身穿一身黑衣，畫著濃妝，由於戴著帽子，我看不清她的眼睛，只得依稀看見那紅得極其不自然的、血紅色的唇，以及她那濃妝之下慘白的肌膚。不知何故，雖素未謀面，卻似曾相識。

就在這時，她似乎也注意到了我，只見她將眼睛湊到貓眼向裡頭看去。嚇我一跳，我反射性地往後跌了一步。那雙黑色的瞳孔散發著不祥，就向死神一樣。心臟跳個不停，手也不住地發抖。我再次向門外看去，只見她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接著便將頭抬起，凝視著我，我不由得感到一絲恐懼。

此時，她再度按下了門鈴，門鈴聲響徹斗室，我猶豫著將門打開。

女人並不高，身形細如枯枝，就如她蒼白的肌膚。一頭銀白的長髮，散發著令人窒息的不祥氣息。她佇立門前，一言不發。

我戰戰兢兢地道。

「妳是……？」

她沒有回答，只是淡定自若地走進屋內，就好像這裡是她家。

這是非法侵入住宅罪。我心想，當然，我不敢這麼說。

我用身體阻攔她，但並未起到太大的作用。她將我撞開，強行通過。她力氣不小，至少遠比我想得大，我很難想像一個身體纖細的女人竟有此般力量。被她撞擊的肩膀仍隱隱作痛，那種感受無比真實。

只見她徑直走向客廳中央，在擺滿酒瓶的小桌旁逕自坐了下來。

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無疑掀起了我心中的漣漪。凌晨一點的闐寂，令每一秒都無比漫長，敏感的腦神經遊走在崩潰邊緣。

究竟誰會在這樣的午夜時分造訪呢？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我仍然為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堆滿酒瓶的桌上。她看了一眼，似乎不接受，倒也無妨。秒針的滴答聲無比刺耳，我坐了下來。此時距離她進門，已過去十分鐘左右。

或許是為了化解尷尬，我再度開口詢問。

「這麼晚了，有甚麼事嗎？」

她依舊沒有回答。一點二十五分，這是牆上時鐘所指的時間。此刻，我已有些不耐煩。儘管快要失去耐心，我還是強壓著快要爆發的怒火地等待著。

又過了五分鐘，她終於開口。

「西園寺唯，認識嗎？」

犀利的言辭自她口中迸發而出，令我瞬間清醒。儘管完全不認識對方，她卻像是有備而來。我驚訝地看著她，不過對此，我也並不覺得奇怪。

「當然，她是我的女友。怎麼了嗎？」

我還想努力保持冷靜，不過接下來的話卻令我再也坐不住了。

「我是她的姊姊。我來這裡是想告訴你，她死了。」

頓時，這幾個字清晰地在腦袋中嗡嗡作響。

簡單的話語，我竟無法理解，大腦宛若宕機一般。

腦海中，浮現許多疑問，令我腦殼直發疼，像是要裂開似的。

不，這個人真是小唯的姊姊嗎？萬一只是個騙子呢？但她又是怎麼知道唯和我的關係？又是怎麼找到這裡的？就算只是騙子，她騙我的目的又是甚麼？

不管怎麼說，世上哪有那麼巧的事？

不，她是小唯的姊姊？仔細想想，從沒聽她說過自己有個姊姊，這也太詭異了。但那股似曾相識的感覺又是怎麼回事？對了，她的臉就是唯的樣子吧？簡直一模一樣，那個我一直想不起來的長相。這麼說，那股似曾相識的感覺似乎就說得通了。從沒有聽她提起呢……等等，小唯……死了？

強烈的窒息感，以及那來自喉頭的燒灼感將我拉回現實。

聽聞唯的死訊，我無法接受。

「她……死了？騙人的吧？」

我徹底慌了。

顫抖的聲音暴露了我的不安，但我還是強裝鎮定，不讓自己哭出來。

「自殺。從阪和線的月台跳了下去，大概是一個月之前的事。」

女人的話語如同冰水澆在頭頂般令人窒息、令人絕望，我不會去懷疑眼前之人所言虛實。如此一來，這一個月以來小唯消失的理由也說得過去了。

「這樣啊……我知道了。」

那一刻，像是力氣被抽乾，我無力地癱倒在沙發上。

淚水止不住地滑落。我強裝鎮定，但哽咽的聲音仍藏不住我的慌張。

染井誠不住地哭泣，絲毫未注意女人神情的變化。她表現得異常平靜，沒有人知道那張神秘的表情所代表的意義，更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甚麼。

不過，她死死地盯著染井。瞳孔泛起一股哀怨、恨意，流露著可怕的殺意，沒有半分憐憫與慈悲。下一秒，卻又旋即恢復如水一般的平靜。

染井誠不斷梳理思緒，努力讓自己冷靜下來，腦中卻如萬馬奔騰。

不，冷靜一點。我這麼告訴自己。

不過我還有一個疑問，毋寧說這只是眾多疑問之一。

「為甚麼，為甚麼至今才告訴我？」

我道出了我的疑問。

「因為……」

她緩緩道。

「我認為，我有告知你的義務。」

我不明白她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甚麼意思？甚麼叫妳有告知我的義務？話說妳根本沒回答我的問題吧？」

我有些憤怒地質問她，把自己無處宣洩的怒火都撒在她身上。

我瞪大雙眼，激動地站了起來。眼前的女人卻紋絲未動，面不改色地坐著。

「為甚麼？為甚麼！」

她冷冷地莞爾。

意識到自己有些激動，我坐了下來。

「妳笑甚麼？妳尊重她嗎？」

我憤怒極了，怒目圓睜地看著她。

然而，她依舊沒有理會我。

「我不認為你有資格談論尊重甚麼的。」

她用冰冷的聲音道。似乎有那麼一瞬間，她的聲音裡充滿了憤怒。

「而且……」

她接著說道。

忽然，她抬起頭來，怒瞪著我，那是一種注視垃圾的眼神。

「我無法原諒你這個殺人兇手。」

我瞪大雙眼，不明白她所謂的殺人兇手是甚麼意思。

她殺氣騰騰的眼裡似乎泛起了淚花，她試圖用狂笑來掩飾各種情緒。她逐漸失去了理智，我無法從那扭曲的表情中擷取到任何資訊。

此刻，眼前的女人既危險又恐怖。

「甚……」

說時遲，那時快。她發出宛若厲鬼般的嘶吼，掏出包裡的水果刀刺向我。

幸虧我反應快，僥倖躲開。慣性作用下，她摔倒在地，手裡的刀飛了出去。幾秒後，她顛顛巍巍地爬起身，撿起地上的刀，仍不死心地向我襲來。

情急之下，我一把掀翻桌子，桌上的酒瓶和酒杯紛紛滑落地面，發出啞啞的破碎聲，玻璃碎片飛濺，我也不慎被劃傷。

她被桌子擊中，重心不穩地跌坐在地，手中的刀也不慎滑落，利刃刺進了她的身體。霎時，鮮血噴湧而出，濺在了牆壁、沙發和周遭一切家具上，就連我的白襯衫也沒能倖免，被飛濺而出的血液染紅。流淌的血液在地板上蔓延，她倒臥於一片血泊之中。

目睹此景，我嚇得呆若木雞，兩腿一軟，跌坐在地，身體不住地顫抖。幾分鐘後，我鼓

起勇氣上前確認，動也不動的女人早已沒了氣息，成為一具餘溫尚存的死屍。

我殺人了。

不，這只不過是正當防衛罷了。是她失手殺了自己吧？我也是受害者，一定是這樣的，我剛才也差點被殺掉耶！我不斷告訴自己。然而染血的雙手依然顫抖個不停，呼吸也愈發強烈，緊張得心臟快要跳出來。看著沾滿鮮血的手，以及身上染血的白襯衫，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女人的屍體正躺在面前，這是不爭的事實。

不安、恐懼、徬徨成了壓垮染井誠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不爭氣的嚎啕大哭。然而，他很快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生怕驚動了鄰居。現在已是凌晨兩點。

一股無力感席捲而來，視線愈發模糊。我兩眼一黑，暈了過去。再次回過神來時，我依然坐在原來的座位上。現場絲毫沒有方才的一片凌亂，也沒有打鬥的跡象。客廳裡沒有任何的血跡，地上的一片血泊儼然早已消失殆盡，飛濺到牆壁和家具的鮮血都消失了。低頭一看，剛才被染成一片鮮紅的白襯衫卻依舊潔白，就連手臂上被玻璃碎片劃出的傷口也消失了。桌子並未被推倒，酒瓶完好如初，倒給女人的那杯水不見了，那名女人已經消失。抬頭看了一眼時鐘，時間仍然是凌晨一點，彷彿一切都沒有發生。

只是幻覺嗎？但那種感覺卻無比真實，絲毫不像幻覺。

我餘悸猶存，這也太詭異了。此刻，我甚麼也不想去想，也不敢去想，我只想離開這是非之地，離開這個方才儼然仍是命案現場的客廳。我所能想得到的只有睡覺。我連滾帶爬地進到臥室，似乎是心理作用，此刻的臥室無比寒冷。

在酒精的作用之下，染井誠很快就在床上沉沉睡去。

再次醒來，已是翌日清晨。

躺在房間的床上，和煦的陽光照進小小的窗戶。似乎是宿醉，我的頭隱隱作痛，對昨晚的事已沒甚麼印象，只記得似乎有誰來過，又好像甚麼也沒發生。

喝到斷片了嗎？

床單那絲綢般的觸感劃過肌膚，一切的感覺都如此真實。

我能清楚地感覺到，此處還有另一人的氣息、另一人的呼吸、體溫，這令我警覺了起來。床上還有我以外的另一個人，那是一名年輕女性，趴在我的床上。

仔細一看，我發現那正是已經消失一個月的唯。

小唯？我瞬間清醒了。

腦中倏地浮現出無數的疑問，但我還是佯裝甚麼事也沒發生。

她似乎還沒醒來。我試圖偷偷窺視她的睡臉，不過她將臉埋進枕頭裡，我只得看見她一頭銀灰色的長髮和輕薄的睡衣之下那若隱若現的肌膚。

忽然，她將頭探出來，我趕緊裝睡。有一瞬間，我彷彿看清了她的臉。

「早安。你醒了嗎？」

柔美的嗓音傳入耳中，那正是唯的聲音。

思緒十分紊亂，不過我仍盡可能地保持冷靜。我裝作被那輕柔的嗓音喚醒，儘管我早已

醒來。心臟不停跳著，我有太多疑問。

「早啊，小唯。」

我用聽起來很暈的聲音答道。突然，她從背後緊緊抱住我。

「吶，你知道嗎？」

她用一種很平緩的聲音說道。她的臉貼得很近，但我依然無法看清。

「我姊姊死了。」

聞言，心臟如受重擊。絲毫不留予我思考的餘地，唯繼續說道。

「你殺了她嗎？」

我猛然睜開雙眼，心臟劇烈地跳著。再度回神，發現自己仍舊坐在客廳。抬頭一看牆上時鐘，時間果然還是凌晨一點。

怎麼回事？又是幻覺嗎？有一瞬間，我竟分不清幻境與現實。那股無比真實的感覺又該怎麼解釋？然而，方才的一切，似乎真只是幻覺。

染井誠開始思考方才既荒謬又真實的一切。

仔細一想，自從高中認識唯，從來沒聽說過她有個姊姊。一定是這樣，一切都是我想多了，我如此安慰自己。桌上的酒早已喝光，我變得昏昏欲睡，思緒無比混亂，身體似乎與周遭的一切都要融為一體。

不知不覺，染井誠趴在客廳的桌上沉沉睡去。再次醒來已是翌日清晨。

灼熱的陽光無情地照在身上，頭疼欲裂的感覺無比真實，顫顫巍巍地起身，視線依舊朦朧。滿桌酒水一片狼藉，不知何時，我在客廳睡著了。

我打開電視，那頭傳來刺耳的新聞聲音，宿醉令我無法集中精神。

忽然，一則新聞令我瞬間背脊發涼。那是一則社會新聞。

一名二十二歲女子失聯一個月後遇害，遭人以水果刀刺死。

在電視上，我看到了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霎時驚恐萬分。

錯不了的，那人正是昨夜登門拜訪的女子。然而，女子遇害的時間卻是一個月前。巧合的是，那日正是西園寺唯失聯之日。

我好像想到了甚麼，一切的不合理都連結起來了。

染井誠露出一抹意味深長的微笑。

從那天起，再也沒有人看過染井誠。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裡。

一年後，大阪警察醫院，精神科病房。

自從那起詭異的案件發生，已經過了一年。很不幸地，詭譎的空房案，至今仍未偵破。早在半年前，警察本部就解散了毫無進展的調查組，本案也被當作一般的失蹤事件草草結案。如今，只剩下伊藤京仍在追尋著毫無意義的真相。

說到伊藤京，他現在人就在這扇白色的門扉後。半年前，當調查組被解散，可他卻甚麼蛛絲馬跡也查不出時，他就徹底瘋了。

「他完全活在自己的偏執當中，就連生活也無法自理。在我看來……恕我直言，恐怕恢復的可能性很小。」

齋藤醫師站在伊藤京的病房外如是說道。

空房案，就連那不可一世的天才警探也無法破解。

或許，永遠也不會有人知曉那所謂的真相。

完

※本作品內容純屬虛構，與現實世界的人物、事件均無關。

後記

撥冗閱讀我的作品，萬分感謝。筆者國中時利用閒暇時間所寫的小品，但願這些文字能被世人讀到，藉此傳遞心中的奇特想法，引發讀者共鳴。

本作品的草稿撰於 2023 年春，時過境遷，我再度翻出並做修改後完成了本作品。我想透過這部作品呈現「偏執」這一概念。所謂的真相，真的重要嗎？這是一座無法逃脫的羅生門。在本作品裡，看不到何謂真相，唯有撲朔迷離，讀者越是執意於所謂的真相，便離真相越遠，到頭來反而陷入主角的瘋狂。

總之，希望你喜歡〈Paranoia〉，讓我們一起耽溺於卡夫卡式的浪漫之中。

七七，2025.11.9

作品編號：高中小說 02

字數統計：7368 字

模型與正義

「曾衛民，出來吃晚餐了。」隨著廚房的白煙層層擴散，香味四溢，廚房內的婦人也把一盤盤菜放到粉紅花紋的桌墊上。

曾衛民拖著搖擺的身子走向餐桌。他剛才躺在床上玩手機玩太久了，現在突然起身覺得有點暈眩。身為國中生的他，並不認為玩手機超過一兩個小時是什麼問題。

婦人——也就是曾衛民的媽媽尤淑麗打開了電視。由於現在 A 國對 X 國開戰，戰爭和爆炸的畫面充斥著整個新聞版面，哭聲和撕心裂肺的慘叫從電視裡傳出。也許是覺得這種血腥的新聞不適合用餐時刻觀看，等曾衛民拿好他和母親的餐具坐下後，電視的內容已變成了充斥歡笑的綜藝節目。

電視旁邊的電視櫃上，有著許多軍事模型，坦克、戰鬥機、軍艦都被排列儼然，也不乏許多冷門型號。曾衛民偶爾會去幫他爸爸的這些模型用雞毛撢子輕輕地拂去灰塵。

曾衛民的父親是位軍人，從他上國小之後就反覆地外出出差，每次都要好幾個月才能見一次。他有時很懷念跟爸爸在一起玩的時光，然逝者如斯，現在只能往回憶去找尋了。

曾衛民這個名字是由他爸爸——曾勇席所取。曾勇席是個富有正義感的人，也很是軍事迷，於是在國中畢業以後就進入預校，決心投入軍職。

曾衛民曾經很崇拜他的爸爸，爸爸眼神中閃爍的正義的光芒就像電視裡的英雄一樣，然而因為曾勇席頻繁的長期出差，使得他們父子的見面次數逐漸減少，他對這個爸爸也只剩下模糊的記憶。昔日的英雄，也伴隨著長大褪去了英雄光芒，只剩下模糊的身影。

尤淑麗憂心地看著冷淡地吃著飯的兒子說道：「衛民，你爸爸他要退休了，預計下個禮拜就會回家了。要不我們辦個慶祝會如何？」由於曾勇席就讀預校，所以退休年紀比平常軍官的提前了許多。

「嗯，我都可以。」曾衛民緩緩夾著桌上的蒜炒空心菜回答。

尤淑麗看著眼前的冷漠兒子，心頭不禁揪成一團。

一個禮拜後的假日，曾衛民依舊在他的房間滑手機，客廳的接風派對已經被母親佈置好了，無事可做的曾衛民便默默躲回房間。

準備見到快兩年沒見的父親他內心還是有點忐忑的，也不知道該如何跟父親相處，但他還是很期待父親的歸來。

「淑麗、衛民，我回來啦！」家裡的大門被打開，一位有點不修邊幅的男性出現在淑麗眼前，男性背後的夕陽讓他的身影襯的更有魄力。

曾勇席宏亮的聲音也傳進了曾衛民房裡，但不知道打哪來的警扭讓他不太敢出去。

「辛苦你了。」淑麗眼角滲出來一點淚，曾勇席也紅了鼻子：「抱歉讓妳久等了，我好想妳。」接著一把把淑麗抱入懷中，兩人緊緊相擁，身旁的空氣也都安靜了下來，就像是全世界只剩他們兩個一般。

曾衛民聽見外面突然安靜了下來，便打開了房門，露出一顆頭偷偷向客廳看去。

這時曾勇席也注意到了他，拍了拍妻子兩下後，便拖了鞋往曾衛民的方向快步走去：「衛民啊——你還記得爸爸嗎？」曾勇席張開了雙臂作勢要抱曾衛民。

然曾衛民只是帶著尷尬的微笑呆滯地站在原地，低著頭抖著聲音說：「爸爸……歡迎回來。」

曾勇席眼神中一瞬間流露出一絲沒落，不過並沒有被低著頭的曾衛民注意到。曾勇席隨即拍了拍曾衛民的幾下：「兒子長大了呢……」

跟在曾勇席身後的尤淑麗推著這兩位有些距離感的父子進去廚房旁的餐桌上。

曾勇席拿起了遙控器打開電視，電視裡閃爍著戰地畫面，火光與煙霧交錯。綜藝節目的笑聲早已不再，螢幕上是一片灰塵與逃竄的人影。

曾勇席端著茶杯，沒有坐下，只是直直地盯著那片混亂。眼神像是穿透螢幕一般。

「還要看這個嗎？」尤淑麗伸手去拿遙控器。

「等一下。」他輕聲阻止，語氣卻帶著難以掩飾的急切。

曾衛民抬頭，看到父親眉心那道深深的陰影。

桌上整整放了七道菜餚以及一盅雞湯，數道菜色中光葷菜就有 3 個。

三個人坐下來一起吃飯，曾勇席聊著他在離島駐軍的生活以及詢問家庭狀況，尤淑麗則是分享著兒子在學校的表現，曾衛民僅盯著碗裡不停地吃飯，偶爾附和幾句。

在大家聊天的過程中，曾衛民突然覺得有一種反胃感油然而生。一開始他以為是今天的飯菜都是大魚大肉自己吃不習慣而已，但隨著母親繼續分享他們的生活，這種感覺就變得更加強烈。

「衛民這孩子最近常常一個人躲在房間滑手機，我都有點擔心他了。」尤淑麗加了一塊魚到曾衛民碗裡。

曾衛民低著頭，一口口把飯塞進嘴裡，仿佛要用白米堵住胸口翻湧的東西。

「衛民啊——爸爸常常不在家，拜託你替我多花點時間陪你媽媽喔！」曾勇席笑著對兒子說道。

那一刻，他手裡的筷子大力地敲在碗緣，清脆卻冷硬像是在訴說著不滿。聲音在桌面上迸裂，像一條無形的縫。

曾衛民丟下一句「我吃飽了」便逕自走回房間。

「我是不是說錯話了？」曾勇席一臉擔心的朝兒子的房間看去。

曾勇席對他久久不在家的行為很愧疚，同時又看到曾經親暱的兒子變得冷漠，心裡感到很掙扎。他很想修復跟兒子的關係，同時他也覺得自己已經沒資格介入了。

黃光罩在餐桌上，曾勇席仍在聽著妻子講著一些家裡發生的瑣碎小事，一邊躊躇著是否要跟妻子討論他今後的計畫。

昏暗的燈光打在房間，曾衛民躺在床上，原本想跟朋友傳簡訊抱怨幾句的，但實在打不出幾個像樣的句子，於是他便把手機丟在一旁，盯著純白的天花板。

他以為見到了許久未見的爸爸應該會很開心的，但此時他只感覺到一股無名火往他的胸口湧上。

他不理解明明父親拋棄家庭那麼久，現在居然還好意思地對他指手畫腳、叫他好好照顧媽媽？明明讓媽媽這麼辛苦、孤單的人就是他。

曾衛民更氣他爸爸的不理解，不是他想滑手機不陪母親，而是兩人的上課和上班時間搭不上所以才沒什麼互動的。

他委屈地吞了下口水，拿起手機用藍光麻痺自己，他手指顫抖地滑著手機，螢幕上的字漸漸模糊。

到了晚上，曾衛民關著燈躲在被窩裡滑手機，突然聽到父母的房間傳來了些許的爭吵聲。曾衛民的好奇心驅使他前去一探究竟。

他輕輕地轉動把手，躡手躡腳地走到父母房間的門外，蹲在地上，耳朵貼在門上偷聽。

「曾勇席你有沒有搞錯，你才剛退休你就說要去 X 國當志願兵幫他們打仗？」母親高亢的聲音從門裡傳出。他鮮少聽到語氣如此激動的母親，曾衛民內心不禁顫抖一下。

「我真的很抱歉，但從戰爭爆發的那一刻我就決定了，那邊有無數個孩子需要被保護，我不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被無情的子彈殺死。」曾勇席帶著哭腔說道。

「那你兒子就不需要被保護嗎？你已經離開我們那麼長的時間，本來想說你終於可以回來陪我們……」哭泣聲從房裡傳出。

曾衛民不敢吸任何一口氣。

尤淑麗看著眼前的丈夫，她從認識她丈夫的那一天就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她被曾勇席渾身正義感那一面給吸引，也著迷於他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個性。然而她還是無法忍受丈夫違背當初結婚所定下誓言，他明明承諾她要陪伴她一輩子的……

曾勇席跪在尤淑麗面前道：「我沒辦法違背我心中的正義，我現在退休了，未來可能沒有機會履行正義了……我真的很抱歉，我沒辦法接受我成為這樣的人。我非常愧疚，一切都是我的問題……」

曾勇席深吸一口氣繼續道：「這邊是我所有退休金和存款，這是我能做的為數不多的事了！，你們儘管拿去用，這筆錢應該夠用五年，我也會盡快趕回來的。」

也許是知道曾勇席就是那種下定決心就不會更改計畫的人，尤淑麗本來想繼續說服他的，但她最後還是癱坐在地上放棄了。

尤淑麗愛著自己的丈夫，正因為如此他才阻止曾勇席，對曾勇席來說成為士兵救人就是他一生的夢想，她愛著這樣的一個男人。

「好吧。答應我，活著回來。衛民那邊你自己跟他說。」尤淑麗堅定地看著眼前的男人。

「抱歉我沒有遵守當年的約定……」曾勇席開口道。

「……」尤淑麗紅著眼眶看著眼前的男人。

他還記得。但他做不到。

「對不起，謝謝妳，淑麗。」曾勇席慘然一笑，更加深了他眼尾的皺紋。

待在門外的曾衛民摀住自己的嘴，深怕發出一點聲音，急忙跑回了房間。

隔天，曾衛民放學回家，坐在沙發的曾勇席笑著和他搭話：「衛民，我們很久沒有玩模型了，要不要和爸爸一起玩？」說完，曾勇席走向電視櫃拿起了一台坦克。

曾衛民靜靜地看著蒙著薄薄一層灰的坦克。他這禮拜都沒有拿出來掃。

明明曾勇席已經不在乎這個家庭了，還在裝作自己好像很愛兒子一樣，甚至連自己兒子已經很久沒玩模型了也不知道。

「不了，我今天不想玩。」曾衛民冷冷地回了房間。

曾勇席拿著坦克模型的手停在了空中，獨自沉默了十秒後，拿起放在一旁的雞毛撢子把模型掃了掃後放回。

「爸爸你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眼裏。」曾衛民起身、低著頭、顫抖地身子吼道。

曾勇席在餐桌上向曾衛民表示自己要去 X 國幫忙打仗後，遭到曾衛民強烈的反對。

尤淑麗也被兒子突然的反應給搞的不知所措，尤淑麗本想阻止曾衛民，然而她並沒有立場，畢竟自己也沒有成功阻止曾勇席。

曾勇席抿著嘴唇，一時半刻間說不出話來，他很希望自己的決定可以受到家人的支持，然而對家庭付出不多的他，似乎沒有這樣要求的權利。就像賺錢，人們總是希望有取之不盡的錢財，然而完全忽略自己應該要付出相對應的努力的事實。

他們父子就這樣冷戰了好幾日——準確來說是曾衛民單方面忽略曾勇席的存在。

曾衛民看到獨自在房內消沉的父親，內心糾結了下還是走掉了，他現在沒辦法拉下臉來跟父

親好好和談。

他走到模型櫃前，拿起一個模型默默進了房間。

小時候，他對父親些許的印象便是來自待在父親身旁、看著父親製作模型的時光了。

幫父親找出需要的零件拼拼湊湊，並模型上色時有點刺鼻的甲醛味，現在反倒成為了令人懷念的味道。

曾衛民看著手裏的戰鬥機模型，當時組裝的過程中，父親原本快要上完色了，但卻因為他的一個不小心把模型撞在地上，讓模型上原本還沒乾的染料混在一起。

原本曾衛民以為一定會被父親責備的，但曾勇席看到後僅只是笑了笑，摸了下他的頭，接著重新把模型上色而已。也許他的父親一直都是這麼溫柔，對世界上任何人皆是如此。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曾勇席大概就是後者吧。

很快，一個月過去，曾勇席即將前往 X 國。

伴隨著機場班機起飛的嗡嗡聲，曾衛民全家在機場為曾勇席餞行。

曾勇席看著眼前的家人，叮嚀了幾句後，聲音逐漸哽咽了起來，他默默地把頭往上抬，假裝看著機場的時鐘。

身為曾經說過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士兵，他的臉頰也逐漸感受到一條條溫熱滑下。曾勇席緊緊抱住了他的兒子和妻子。他想永遠把他們留在身邊，但他是個失敗的父親、丈夫，只能趁這個時候表達他的愛了。

「淑麗、衛民，再等我一下，我一定會回來。」曾勇席流露出的愧疚和撕裂心臟的情感，和他那身軍裝格格不入。

「淑麗，等我回來在煮飯給我吃好不好？」

「嗯。你一定要平安回來。」尤淑麗想起丈夫屢次在營前和他分離的時刻。雖然每次送行的話都大同小異，不過這次她是真的由衷地希望這句話可以保佑他丈夫。

「衛民，替爸爸照顧好那些模型好不好？等我回來後我一定天天陪在你們身邊。」曾勇席摸了摸曾衛民的頭。

曾衛民咬著下唇，從包包拿出一封有點皺的信，推給曾勇席，然後眼神直盯著曾勇席道：「約

定好了，你一定要趕快回來。」

「我知道了。」曾勇席又露出了他那過分寵溺的笑。

道別完，尤淑麗和曾衛民目送曾勇席進了海關。

曾衛民握著拳，看著逐漸模糊的父親背影，深吸一口氣，朝前方吶喊：「爸爸，一路順風——」

曾勇席轉過頭來，向他笑了笑，對他揮了揮手後便頭也不回地離去了。

一直待到曾勇席所坐的那班飛機起飛，尤淑麗才稍微移開目光。

曾衛民瞄了一眼，母親的黃花裙上的花都被她拉得皺成看不清楚原貌。

「爸爸他……不會有事的吧？」

「像你爸這種充滿正義感的人，是一定會受到神明保佑的。」

曾衛民又回到和母親單獨相處的日子，現在他們晚餐的電視節目通通變成了 A 國與 X 國戰爭的報導。

幾個月過去，父親也僅僅只是給他們打了四通左右的電話而已。

礙於出於戰爭的關係，怕被敵軍偵測到電磁波而暴露位置，原本 X 國是不願開放士兵用手機通話。但考量到前線士兵心理壓力過大，於是每個月會挑一天讓士兵和家屬通話，但每次通話的品質不是很好，也沒辦法聊太久。

「鈴鈴鈴——」家中電話聲響起，尤淑麗趕緊跑出去接，然而那只是一通推銷電話，她失望的拒絕對方後，繼續回到廚房下廚。

「鈴鈴鈴——」鈴聲再度響起，走出房間的曾衛民快速地接起。

「喂，是爸爸嗎？」

「衛民，我下個月就要回去了，最近戰爭的進展很順利，大概不久後就會結束了！」曾衛民手肘握拳往內縮，像是取得勝利一般。

尤淑麗發現是曾勇席打來後也急忙地把手上的水擦在圍裙上，接著從廚房走了出來。

「真的嗎！等等，我給媽媽聽。」

曾衛民準備把話筒從耳邊移開。

「轟隆——」

一聲巨響從電話中傳來。

隨後電話傳來「逼——」的聲音，聲音籠罩在客廳久久不得散去。

一剎那，所謂的人間地獄出現在曾勇席眼前。

曾勇席突然想起來兒子寫給他的那封信。信中叫他無論何時以保護自己的性命為最佳優先，他還想和爸爸玩模型，他其實很想跟爸爸和好。

曾勇席很久之前便寫好了回信，只是一直沒有適合的時機寄出，所以只好先放在西裝外套的口袋裏。這兩封信就是曾勇席的護身符。

曾勇席看著眼前的火光，他的手指僵硬得抓不緊步槍，心臟在胸腔裡重重撞擊。長官下達了指令，表示敵軍空襲了住宅區，要他們這一營加入搜救行列。

幾天前，曾勇席才在這個住宅區附近做例行性巡邏，最近這幾日都很和平，沒什麼無人機，想必是兩國要和談的前奏。

途中他也還順便護送了在外和朋友遊玩的小女孩回家，那時他曾在內心許下一個願望：願世界再無戰亂。

曾勇席曾經認為自己活在世界上的意義就是保護弱者，燃燒他那顆正義之心。然而，他錯了，他現在覺得，世界上要是再有再也不需要他的那一天才是最好的。

世上沒有戰亂、弱者，每個人都可以和樂融融，他也可以回歸家庭，守護他真愛之人，這樣的世界，才是最好的。可惜，他的願望在這並非烏托邦的世界並不會實現。

跟隨軍隊抵達住宅區，火光連天，天空都被燒成紅橘色的，處處都是殘垣斷壁，也有許多血肉模糊的肉體，曾勇席緊握著胸口裡的那兩封信。

他趕緊依照長官的指示去東二區展開搜查，跑著觀望的過程中，曾勇席聽見身後微弱的哭聲，他急忙停下腳步轉過身去看，赫然發現有一位小女孩被困在裡頭。

那正是當天他護送回家的小女孩。原本矗立在此的鋼筋水泥，現在變得雜亂無序，不乏鋼筋外露，瓦礫層疊，更令人不忍的還有在雜錯的水泥塊中偶然突出的衣角和流出的鮮血。

幸運的是，小女孩看上去仍四肢完全，周圍倒下的牆正好形成了一個三角區讓她安全地在裡頭，也許是她父母趁危急時刻把她塞進去的吧……曾衛民抓著胸口，他看著上方搖搖欲墜的結構，也許過不久那棟房子會徹底垮掉，更不用說現在敵軍還在投放飛彈。

「我對不起你們……」曾勇席喃喃自語後，便往房子的方向衝去。

他本來想把附近的瓦礫移開，幫她護著快坍塌的上方，讓女孩爬出來，但女孩的腳似乎有傷勢，恐怕是沒辦法了。

曾勇席用半跪的方式進入被各種石礫壓住的房子，向女孩伸出了手。他打算把女孩用左手抱在身側，匍匐離開這隨時有可能倒塌的地方。

「差一點點……握住我，女孩。」曾勇席用外文向女孩叫道，來這裡的這幾個月他也逐漸融入 X 國的環境和文化，連他們的語言也會講了許多。

在曾勇席即將碰到女孩雙手的瞬間，「轟——」女孩頭上的水泥牆受到敵軍的爆炸餘波的影響，瞬間倒了下來。

那瞬間，曾勇席的身體直接做出反應，盡全力延伸了身子將女孩護在懷裡。

一聲巨響後，塵土飛濺，瓦片噴落，那房子徹底成了扁平的、無數的碎塊。

偌大的客廳，電話掉在地上，空氣中的塵埃似乎全都落到了地上，沒有任何人發出聲音，曾衛民和母親呆站在原地。

過來許久，曾衛民向母親開口道：「剛剛那是爆炸……嗎？爸爸會不會已經……」

「小孩子不要亂說話，你爸他肯定會活的好好的，肯定會……」尤淑麗緊抓著身上的圍裙。

兩天後，尤淑麗接起一通電話便急忙向公司請假，順便把曾衛民從學校接回家。

在車上，曾衛民看著母親的神情就大概知道情況了，兩人都不講話，只剩下車裡電台廣播的聲音。

「最新消息——」原本播著古典樂的電台突然傳出記者的聲音：「本國有位英雄，前去 X 國成為志願役，不幸的是，他在最近擴大的衝突中殉職……」沒等記者說完，尤淑麗便快手一揮

把電台關了，車內更安靜了，曾衛民似乎能夠聽到自己的心跳。

回到家，已有兩個穿著外國大兵站在他們家門前，其中一個胸前的星星很多，想必是高階官員，尤淑麗開門請他們進來。

他們坐在皮沙發的中間，挺著胸膛，開著雙腳，屁股只和沙發接觸不到一半。曾衛民恍神了一下，睜大雙眼看清楚，前方仍是兩副陌生的面孔。

曾衛民拉了小凳子在一旁坐下，腳趾扣著絨毛地毯。

隨後大兵對尤淑麗說了些外文，旁邊的大兵大抵是翻譯官，用中文重述了一遍，大致上是在說他們是 X 國軍方的官員，為了感謝曾勇席的付出，於是前來致意，接著從軍裝內側拿出了三封信。

看到自己的筆跡出現在那三封信中，曾衛民快速地撇開了頭。

接著高官又說了些什麼，然後把手撐在大腿上向我們鞠躬，翻譯官也照做。雖然曾衛民他們聽不懂外文，但皆已心領神會。

曾衛民瞥了母親一樣，發現母親用她的小拇指在默默拭淚。曾衛民決定不再到處亂看，把視線集中在沙發前的木頭桌上的紋路。

「曾勇席先生在戰爭中不幸捐軀……」翻譯官用著濃厚的腔調說著，曾衛民放空腦袋，從他耳邊掠過的話語就像是流水一般。

過了一段時間，木桌上又多了許多東西，原本被曾衛民盯著的那一塊區域被一封推到面前的信給掩蓋，似乎在叫他面對現實。

曾衛民抬起頭看向眼前的兩位大兵，他們說這是從父親的軍裝內找到的兩封信，有一封是曾衛民寫給父親的，另一封應該是給他的回信，至於第三封信是被父親救下的小女孩寫給他父親的。

曾衛民這是才回神過來，自己的父親確確實實是為了保護他人而犧牲的。為什麼是別人？一股委屈湧上來。

他拿了小刀開了信，顫抖的手讓他劃了好幾刀都沒有把信給拆好。

信上的第一行寫著「給衛民：」。

曾衛民不自覺地用父親的聲音帶入這三個字，剎那，他終於意識到了自己永遠再也聽不見父親的聲音了。

這時，父親的離開才在他心中逐漸發酵，讓他築起的牆逐漸傾圮，眼淚像洩洪似地流下。

過了一段時間，曾衛民終於緩了過來讀完了信。要說他不恨父親是騙人的，但他更恨當初和父親冷戰的自己。

接著在衛民和淑麗的同意下，大兵幫忙翻譯女孩給曾衛民的那封信。裡面用童言童語卻道出了戰爭最真實的慘況，包括她的父母都因此過世，在所有人都在慌忙逃亂的情況下，還是有個人注意到她並且拯救她，在她眼裡曾勇席就是個英雄。

曾衛民內心激起陣陣漣漪。他現在無法分辨父親的選擇的對錯了。但也許成為英雄就是他父親最好的歸宿。

尤淑麗看著天上，想和跟曾衛民說他的堅持和夢想已經達成了，她很為他高興。

一個月後，父親的後事大多都處理完了。尤淑麗偶爾會站在父親的桌前，雙手緊握，閉著眼睛說著家裡的事。餐桌上仍有三張椅子，曾衛民看著眼前的一塵不染的模型，放下了手機，坐下來和尤淑麗說著今天學校發生的事。

你到不了的地方

孤獨是有重量的。

冉冉第一次意識到這件事，是在她發現自己數到第一千七百二十八顆星星的時候。小星球上的夜空永遠清澈得殘酷，沒有雲層遮掩，沒有光害干擾，銀河像一道裂開的傷口橫跨天際，每一顆星都清晰得像要墜落。她躺在冷硬的星球表面，背脊貼著細密的星砂，數著那些永遠數不完的光點，突然覺得整個宇宙的重量都壓在她的胸口上。

她的星球很小，小到如果她伸直雙臂，幾乎能觸摸到地平線的弧度。地面是灰白色的細砂，踩上去會發出輕微的嗶啵聲，像是遙遠記憶中的某種語言。這裡沒有水，沒有植物，沒有其他生命，只有三座低矮的環形山和散落各處的發光石頭，那些石頭在黑暗中會發出幽藍的光，是她夜間唯一的光源。

冉冉不記得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記憶像被抹去的磁帶，只剩下模糊的噪音和片段。有時她會做夢，夢見一個有顏色的世界，夢見溫暖的手掌，夢見有人叫她的名字。但醒來後，只有永恆的灰白和寂靜。

「今天要吃藍色的，還是紫色的？」她對空氣說，聲音乾澀得像砂紙摩擦。

她的食物是發光石頭。不是真的吃，而是收集它們的能量。石頭有不同顏色，藍色吃了會讓身體輕盈，紫色吃了會想起零碎的記憶片段，紅色吃了會聽見聲音，那些聲音有時溫柔，有時尖銳，總在耳邊低語她聽不懂的話。

今天她選擇了紫色。

當她將手掌貼在一顆鵝卵石大小的紫色石頭上時，一股暖流順著手臂蔓延至全身。影像閃過腦海：一個房間，黃色的牆壁，窗邊有風鈴在響。一隻手伸過來，手指修長，掌心有淡淡的疤痕。然後是笑聲，清脆得像是玻璃碰撞。

影像消失後，空洞感更加巨大。冉冉蜷縮在環形山的陰影裡，將臉埋在膝蓋間。孤獨不只是重量，它還是一種聲音，一種永不停歇的、高頻率的嗡鳴，填滿星球上每一寸空間，填滿她的頭骨。

「凱...」

一個音節從她唇間逸出。她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可能是名字，也可能是無意義的囁語。但每當她說出這個音節，胸口就會有種奇怪的緊縮感，像是心臟突然想起了如何疼痛。

小星球上有個秘密：如果一直往東走，走到地平線最彎曲的地方，那裡有一處特別的隕石坑。坑底不是星砂，而是一種黑色玻璃狀物質，平滑如鏡。冉冉稱它為「記憶之鏡」，因為當她站在邊緣往下看時，鏡面會映出不是她的倒影。

有時候是一個短髮女孩在哭泣，有時候是一個女人在廚房煮湯，有時候是一雙男人的手在轉動方向盤。今天，鏡面裡映出的是醫院白色的天花板，點滴瓶掛在架子上，液體一滴、一滴、一滴地落下。

「那是哪裡？」冉冉輕聲問。

鏡面沒有回答。它從來不回答。

但今天有點不同。當她盯著那畫面太久時，鏡面突然波動起來，像水面被投入石子。影像扭曲、破碎，然後重組成新的畫面：一個男人穿著藍色制服，背對著她，肩膀寬闊而僵硬。他轉過身，臉卻是一片模糊，只有嘴唇在動，彷彿在喊什麼。

冉冉伸手想觸碰，指尖剛碰到鏡面，一股強烈的電流竄過全身。她猛地抽回手，跌坐在星砂上，心臟狂跳。

「你是誰？」她對著空無一人的星球大喊，「你是誰？我是誰？這裡是哪裡？」

只有回音回答她。小星球太小了，連回音都顯得敷衍，匆匆來去，不願多留。

收集發光石頭是冉冉每天的儀式。她有一個用星砂堆成的圓圈，裡面按顏色分類擺放著她的收藏。藍色最多，紅色次之，紫色最少。紫色石頭難找，但每找到一顆，都能換來幾秒鐘的記憶碎片，像是給沙漠旅人的一口水。

今天她在第三環形山的北坡發現了一顆特別大的紫色石頭，有她的拳頭大小，深紫色的光芒在灰白星砂中格外醒目。當她觸碰它時，記憶如潮水般湧來：

—夏天，游泳池，氯水的味道。有人從後面抱住她，下巴擱在她頭頂。溫暖。安全。

—手指交纏，戒指冰涼的觸感。一個聲音說：「冉冉，等這一切結束...」

—警笛聲，刺耳的輪胎摩擦聲。玻璃碎裂的聲音。

—白色的房間，藥丸在掌心，一杯水。一個穿白袍的人說：「這是幫助妳睡眠的。」

—窗戶，打開的窗戶，風吹起窗簾。下面很遠的地方，車流像發光的河流。

記憶來得太洶湧，冉冉頭痛欲裂。她丟開石頭，雙手抱頭尖叫。尖叫聲在空曠的星球上擴散、消散，沒有被任何人聽見，沒有引起任何漣漪。

當疼痛稍退，她發現自己在哭。眼淚滴在星砂上，形成深色的小點，但很快就被吸收、消失，彷彿這個星球連她的悲傷都不願保留。

「我想離開，」她對著天空低語，「拜託，讓我離開這裡。」

星星眨著眼，冷漠而遙遠。

紅色石頭會帶來聲音。

冉冉一般不喜歡收集紅色石頭，因為那些聲音常常令人不安。但今天，她特意找了一顆小的，坐在她的「家」——一個淺淺的洞穴，位於第二環形山腳下——將石頭握在手心。

聲音立即湧入：

「...劑量需要調整...」

「...她最近有自傷行為嗎？」

「...解離症狀加重了，現實測試能力...」

「...凱沢先生，我們建議...」

聲音斷斷續續，夾雜著電子雜音。冉冉皺起眉，努力想理解這些話的意思，但每當她快要抓住什麼時，聲音就飄走了，像風中的煙霧。

「凱沢，」她重複著那個音節，「凱沢。」

突然，一個清晰的聲音切入：「冉冉，吃藥了。」

她驚得丟開石頭。聲音消失了。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低沉，溫柔，帶著疲憊。冉冉的心跳漏了一拍，胸口那種熟悉的緊縮感又來了，這次伴隨著一種近乎疼痛的渴望。

「誰在那裡？」她站起來，轉了一圈。

只有永恆的寂靜。

她走到記憶之鏡邊，往下看。這次鏡面一片漆黑，什麼也沒有映出。她等了很久，直到雙腿發麻，鏡面才開始波動，慢慢浮現影像：一隻手，男人的手，握著一個小藥盒。手指上有個舊傷疤，彎月形。

冉冉認得那個傷疤。她在記憶碎片裡看過它。

「你是真實的嗎？」她問鏡中的手，「還是我想像出來的？」

手沒有回答，只是靜靜握著藥盒。然後影像開始淡去，無論冉冉怎麼呼喊懇求，它還是消失了，鏡面恢復成普通的黑色玻璃。

那天晚上，冉冉做了決定。

如果孤獨是有重量的，那麼她的孤獨已經重到足以壓垮這個小星球。如果存在是為了感受這種無止境的空洞，那麼她寧可選擇不存在。

她開始計畫。

小星球上的時間沒有刻度，沒有日出日落，只有星星的緩慢移動。冉冉根據銀河的傾斜角度來判斷「日子」，但最近她越來越不確定自己判斷的準確性。有時她覺得已經過了幾個月，有時感覺只是幾小時。時間在這裡失去了意義，就像一切其他事物。

她停止收集發光石頭。讓它們在星砂中閃爍吧，她不再需要那些零碎的記憶，不需要那些飄忽的聲音。她將之前收集的石頭從星砂圓圈裡拿出來，一顆一顆扔向遠方，看它們在空中劃出短暫的光弧，然後消失在黑暗中。

紫色石頭是最後扔的。當她拿起最後一顆紫色石頭，那顆拳頭大小的，她猶豫了。這是她最大的記憶碎片來源，幾乎是她與「另一個地方」的唯一連結。

「再見，」她對石頭說，然後用盡全力扔出去。

石頭飛得很遠，撞在遠處的環形山上，發出沉悶的聲響，紫色光芒閃爍幾下，熄滅了。

冉冉感到一種奇異的解脫，像是終於剪斷了最後一根繫著氣球的繩子。

現在她真的自由了，自由地墜落。

自殺的方法在小星球上是有限的。

沒有水可以淹溺，沒有高樓可以跳下，沒有毒藥可以服用。冉冉想了很久，最後決定用最直接的方式：停止進食。

不，不是停止「吃」發光石頭，她已經不在乎那些了。她決定停止呼吸。

聽起來很荒謬，一個人怎麼可能主動停止呼吸？身體的本能會強迫你吸氣。但冉冉發現，如果她先讓自己處於極度缺氧狀態，然後在最後關頭忍住不吸氣，或許有可能。

她開始練習。

第一天，她只是憋氣，數到六十就受不了。第二天，她一邊憋氣一邊跑步，讓身體更快消耗氧氣。第三天，她找到了方法：將頭埋進星砂裡。

星砂很細，細到可以流入鼻腔。第一次嘗試時，她噙到了，劇烈咳嗽，眼淚直流。但第二次，第三次，她逐漸掌握了技巧。

第七次嘗試時，她堅持了三分鐘。

在失去意識的前一刻，身體自動掙扎，將頭抬了起來。她大口喘氣，星砂從頭髮上灑落，在身邊形成一小圈灰白的光暈。

失敗了。

冉冉躺在星砂上，看著永恆不變的星空，突然笑了起來。笑聲在寂靜中顯得怪異而瘋狂，像是某種外星生物的鳴叫。

「連死都這麼難，」她對著星星說，「你們就這麼想讓我留在這裡嗎？」

星星不回答。它們從來不回答。

記憶之鏡開始變化。

自從冉冉決定死亡後，鏡面映出的影像越來越清晰，停留的時間也越來越長。有時她會在那裡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看著鏡中的世界流轉。

她看到那個短髮女孩更多次，現在她認出來了，那是她自己，更年輕的自己。鏡中的冉冉會笑，會哭，會對鏡頭做鬼臉。她身邊常常有那個手上有傷疤的男人，只是他的臉始終模糊。

她看到他們在餐廳吃飯，他將自己盤裡的肉切給她。

她看到他們在雨中共用一把傘，他的半邊肩膀都濕了。

她看到他們爭吵，她摔門而去，他在原地站了很久。

她看到醫院，很多次醫院。白色的走廊，綠色的椅子，藥味。她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他跪在她面前，握著她的手，嘴唇在動，說著她聽不見的話。

「告訴我，」冉冉對著鏡中的男人說，「告訴我你的名字。」

鏡面波動，男人的臉稍微清晰了一瞬間，濃眉，高鼻梁，下巴有剛冒出的鬍渣，眼睛下有深深的陰影。然後又模糊了。

「凱...」冉冉輕聲說，「凱沢？」

鏡面突然發出強光，刺得她閉上眼睛。當她再睜開時，鏡中映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畫面：一個房間，凌亂的房間。地上散落著書本、衣服、藥盒。窗戶開著，風吹動窗簾。窗台上，坐著一個人——鏡中的冉冉。

鏡中的冉冉轉過頭，看向鏡外。她們四目相對。

現實中的冉冉倒抽一口氣。鏡中的自己眼神空洞，臉色蒼白得像鬼。她穿著一件藍色條紋的病號服，手腕上纏著繃帶。

「你在哪裡？」鏡中的冉冉問，聲音直接出現在現實冉冉的腦海中，「我在哪裡？」

「我不知道，」現實冉冉回答，「我一個人在這裡，在一個小星球上。」

「我也是，」鏡中的她說，「我一個人在這裡，在這個房間裡。但窗戶開著，我可以跳下去。」

「不要，」現實冉冉脫口而出，「不要跳。」

「為什麼不？」鏡中的她笑了，那笑容悲傷得讓人心碎，「這裡好痛，一直都是。跳下去就不痛了。」

「可是...」現實冉冉說不出話來。她自己不也在計畫自殺嗎？有什麼資格勸別人？

「他會傷心的，」她最後說，不知道是對鏡中的她說，還是對自己說。

「誰？」

「那個男人，手上有傷疤的男人。」

鏡中的冉冉沉默了一會兒。「凱沢，」她輕聲說，「他叫凱沢。他是警察。他總是很忙，要拯救世界，要抓壞人。但他救不了我。」

「為什麼？」

「因為我在裡面，」鏡中的冉冉指著自己的頭，「壞人在這裡面。聲音，影像，它們在裡面。他抓不到它們。」

現實冉冉感到一陣暈眩。她扶住記憶之鏡的邊緣，鏡面冰涼刺骨。

「我也是，」她說，「我這裡面也有聲音。」

「那我們是一樣的，」鏡中的她說，「我們在同一個地方，只是看起來不一樣。」

風吹動窗簾，鏡中的畫面開始模糊。

「我要走了，」鏡中的冉冉說，「我很累，想睡了。」

「不要跳，」現實冉冉哀求，「再等一天，一天就好。」

「為什麼要等？」

「因為...因為星星很漂亮。今晚的星星很漂亮。」

鏡中的冉冉抬頭看向窗外，夜空被城市燈光染成橘紅色，幾乎看不見星星。

「我看不見星星，」她說。

「我替你看，」現實冉冉承諾，「我會看很多星星，然後告訴你它們是什麼樣子。」

鏡中的她笑了，這次是真心的微笑。「好，那就明天。你答應我了。」

「我答應你。」

畫面消失了。鏡面恢復成黑色。

冉冉跌坐在地，渾身顫抖。她剛剛做了什麼？許下了一個承諾，一個她可能無法履行的承諾。

但她會試試看。再等一天。

小星球上有個地方冉冉很少去：北極點。那裡沒有環形山，沒有發光石頭，只有一片平坦的星砂，踩上去會發出特別響亮的嘩啞聲，像是某種摩斯密碼。

今天她去了那裡，因為她需要思考。

她躺在北極點的正中心，四肢張開，像個星星。從這個角度看去，星空在頭頂形成一個完美的圓圈，緩慢旋轉。如果她躺得夠久，會有種錯覺，彷彿不是星空在轉，而是小星球在轉，而她被固定在宇宙中心，孤獨地旋轉著。

「解離，」她突然說出這個詞。從哪裡聽來的？紅色石頭的聲音？還是記憶碎片？

解離。感覺與自己的身體、思想、情感分離，像是從遠處觀察自己。是的，她常常有這種感覺。當她收集發光石頭時，當她看著記憶之鏡時，當她計畫自殺時，都像是在觀看別人的故事。

還有思覺失調。另一個詞。思想與知覺的失調。聽到不存在的聲音，看到不存在的東西。

「但我聽到的聲音是真實的，」她對星空說，「它們來自紅色石頭。」

真的嗎？還是石頭只是觸媒，釋放了她腦中原本就有的聲音？

沒有答案。永遠沒有答案。

冉冉閉上眼睛，試著回憶來到這裡之前的事。只有碎片：閃光，警笛聲，男人的哭聲，藥的味道，手腕的疼痛，窗戶，風...

「我是從窗戶跳下來的嗎？」她問自己。

如果是，那她現在已經死了嗎？這個小星球是死後的世界嗎？還是說，她根本沒跳，這一切都是她腦中的幻想，是思覺失調創造的避難所？

「我需要知道，」她坐起來，「我需要真相。」

她決定再去記憶之鏡一次，最後一次。她要問鏡中的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但當她走到隕石坑邊時，發現鏡面破了。一道裂縫從中心向外輻射，像蛛網，像破碎的玻璃。她試著往下看，只能看到扭曲的、片段的影像，什麼也看不清。

「不，」她輕聲說，「不，拜託不要現在。」

她伸手想觸摸鏡面，但手指剛碰到，整個鏡面就碎裂成無數小片，墜入坑底深處，消失不見。

最後的連結，斷了。

冉冉站在坑邊，望著深不見底的黑暗，突然明白了。沒有明天了。沒有等待了。鏡中的她已經跳了，或者即將跳。而她，星球上的她，也該履行她們之間的默契。

孤獨是有重量的，而她的孤獨已經重到無法承受。

最後一天，冉冉做了幾件事。

她繞著小星球走了一圈，用手掌撫摸每一寸土地，告別環形山，告別星砂，告別那些她命名過卻從未回應她的石頭。

她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藍色發光石頭，在「家」的洞穴裡擺成一個圓圈。藍色石頭會讓身體輕盈，她想在最後時刻感覺輕盈。

她寫了一封信，用尖石在星砂上劃出字跡。信很短：「給凱沢，如果存在：對不起，還有謝謝你。冉冉。」風很快會抹去這些字，但沒關係，她寫過了，這就夠了。

最後，她來到北極點，那個星空旋轉的地方。她躺在中心，將一顆最大的藍色石頭放在胸口。石頭的溫暖透過衣服傳來，像最後的擁抱。

「開始吧，」她對自己說。

她深呼吸幾次，然後屏住呼吸。這一次，她不掙扎，不抗拒，任由缺氧的感覺蔓延。視線開始模糊，耳邊響起嗡嗡聲，心跳在胸腔裡沉重地敲打。

要結束了，終於要結束了。

在失去意識的最後幾秒，她看到星空突然變亮。一顆流星劃過天際，拖著長長的銀色尾巴，像是天空的一道淚痕。好美，美得讓她幾乎改變主意。

但她太累了，累到無法再繼續。

對不起，凱沢。對不起，我無法再等下去了。

黑暗淹沒了她。

「凱沢警官，有案子。」

陳凱沢從一堆文件中抬起頭，眼睛因熬夜而佈滿血絲。辦公室的日光燈發出令人煩躁的嗡嗡聲，牆上的時鐘指向凌晨三點十七分。

「什麼案子？」他問，聲音沙啞。

「跳樓，在明心醫院附近的高級住宅區。女性，二十多歲。鄰居聽到重物落地聲報警。」

凱沢的心臟猛地一沉。明心醫院。那是冉冉住的醫院。

「地址呢？」他問，已經在伸手拿外套。

實習警員報了一個地址。凱沢僵住了。

那是他的公寓地址。

「叫法醫和鑑識組，」他的聲音突然變得異常平靜，平靜得可怕，「我現在過去。」

「可是長官，你已經值班十二小時了——」

「我現在過去！」

車程只有十五分鐘，對凱沢來說卻像一輩子。他闖了三個紅燈，幾乎撞上一個夜歸的行人。腦中只有一個念頭在重複：不要是她，拜託不要是她，不要是冉冉。

但他知道，就是她。

他一直在擔心這一天。自從冉冉被診斷出解離性障礙和思覺失調症，自從她開始說那些關於小星球、發光石頭、記憶之鏡的幻想，自從她上次試圖從醫院窗戶爬出去，他就知道這一天可能會來。

他只是沒想到會是在他家。

他以為讓她出院，接她回家，讓她遠離醫院的壓抑環境，會有幫助。他以為愛可以治癒一切，至少可以緩解一些。

他錯了。

公寓樓下已經圍起警戒線，幾個早到的警員在維持秩序。凱沢出示警徽，鑽進警戒線，然後他看到了。

地上，白布蓋著一個人形。白布下滲出深色液體，在路燈照射下像黑色的油。

法醫看到他，走過來，臉色凝重。「凱沢，我想你應該——」

「讓開。」

「凱沢，你不應該——」

「我說讓開！」

法醫讓開了。凱沢跪在白布邊，手懸在半空中，顫抖著。他不敢掀開，不敢面對下面的真相。如果他不看，也許這就不是真的。也許這只是噩夢，他很快就會醒來，發現冉冉還睡在身邊，蜷縮得像個孩子。

但他必須看。

他掀開白布一角。

一張蒼白的臉，眼睛閉著，像睡著了。是冉冉。她的頭髮散開，像黑色的光暈。嘴角有一絲血跡，但表情平靜，幾乎可以說是安詳。

凱沢的世界在那一刻靜音了。他聽不到警笛聲，聽不到同事的交談，聽不到自己的心跳。他只是看著她，看著這個他愛了七年、試圖拯救卻失敗了的女人。

然後他看到了她手中緊握的東西。

他輕輕掰開她的手指。是一顆玻璃彈珠，紫色的，在路燈下閃著微弱的光。那是他送給她的，很久以前，在她第一次住院時。她說它像一顆小星球，她會握著它入睡，假裝自己在宇宙中漂浮。

「對不起，」凱沢低聲說，眼淚終於落下，滴在她的臉上，混合著她的血，「對不起，我沒能抓住你。」

一個警員走過來，猶豫地說：「長官，我們在樓上找到了一些東西。你可能需要看看。」

凱沢點點頭，輕輕將白布蓋回冉冉臉上，在她額頭印下最後一吻。然後他站起來，跟著警員走進公寓大樓。

他們的公寓在七樓。門開著，鑑識人員正在裡面忙碌。凱沢走進去，第一眼看到的是開著的窗戶，窗簾在夜風中飄動，像招魂的白旗。

然後他看到了星砂。

客廳地板上，用某種白色粉末畫著一個圓圈，圓圈裡有小小的環形山、隕石坑，還有用彩色藥丸擺成的「發光石頭」。藍色的鎮靜劑，紫色的抗精神病藥，紅色的抗憂鬱藥。旁邊散落著紙張，上面是冉冉的字跡，描述著一個小星球，一個孤獨的女孩，還有她想自殺的計畫。

最後一張紙上寫著：

「凱沢，當你看到這個時，我已經跳了。不是從窗戶跳，而是從我自己跳出來。我在這裡面困太久了，這個有病的大腦，這些不屬於我的聲音和影像。我需要安靜，需要真正的孤獨。所以我創造了一個小星球，只有我一個人。但你知道嗎？連在那裡，我都無法逃離自己。所以我決定離開，徹底離開。不要難過，這不是你的錯。你是我見過最好的人，最勇敢的警察。你拯救了那麼多人，只是救不了我，因為敵人在裡面，在你到不了的地方。我愛你，永遠。替我看看星星，好嗎？——你的冉冉」

凱沢握著那張紙，跪在地板上，崩潰大哭。他哭得撕心裂肺，哭得全身顫抖，哭到幾乎嘔吐。同事們默默退出房間，給他最後的私人時刻。

窗外的夜空，一顆流星劃過，短暫而明亮，然後消失不見。

凱沢抬起頭，透過淚眼看向那流星消失的方向。他突然明白了，冉冉最後看到的，也許就是這樣的星光。在她的幻想小星球上，在她選擇停止呼吸的那一刻，一顆流星劃過天際，像是宇宙給她的最後禮物，最後的陪伴。

孤獨是有重量的，而她的孤獨終於輕盈了。

而他的孤獨，才剛開始。

雨燕小姐

說起雨燕小姐這個人，是我剛升上高中的時候第一個認識的朋友，她平日總是不說話，若說起我們怎麼認識的還真是弔詭。

她總是坐在座位上獨自梳理著她的毛髮，任由陽光打在她的羽毛上，讓太陽的暖橘為她染上獨特的顏色。

她嚮往美，總是可以輕易地看出來。她常常搗鼓著各種小飾品，耳環、戒指、項鍊比比皆是，每天來學校穿的衣服也都不一樣，通常是一件長裙，配上一件每天各異的針織衫，有時候則是短裙配上一件印有圖案的 T 恤，抑或是連身的裙裝，但是共同點是無論她怎麼更改她的穿搭，一眼便知道她就是雨燕小姐，除了本身美麗的動人之外，全學校也只有她會那樣穿了。

而也因為她那般的華美，致使發的有些生人勿近，於是她就被這樣當成怪人一般的存在，成為大家話家常的內容。

第一次見到她時我也覺得她是個挺奇怪的人，在上學的日子穿得像是要走紅毯似的，但在一段時間後，我開始每天期待她明天又會穿怎樣的衣服來。

而雖說她平常總是神遊似的盯著角落的窗外，不太搭理人，但在我不斷鏗而不捨地與她攀談之後，她還是與我談上了話。

她邀請我從五樓走到校門口旁邊，她一直盯著的那棵欒樹。摘了一串金黃色的欒樹花給我，將它們親手別在我的頭髮上，跟我說這樣很好看，我雖然被她的舉動有些嚇到，卻也笑了起來。

斜陽映在了五樓的窗戶，金黃色像是糖漿一樣包裹著整個教室，而我同樣也被金黃色給襲上——欒樹的花朵，佇立在我耳朵和頭髮之間，而她只是靜靜地微笑，沒有回應我所好奇的事情。

後來每天，我還是會找雨燕小姐說說話，可能是出於對她的好奇吧，又或是只是在沒有朋友的情況找了個人抓住而已，但與我不同的，她對自己是否孤身一人似乎沒有太多的不滿，畢竟她從開學到現在，都沒有主動找任何人說過一句話，只是一直安靜地在座位上看著一些晦澀的純文學小說，再加上她那獨特的裝扮，又使她看起來更難接近了。

雨燕小姐她的髮型是很標準的黑色直長髮，打理的很好，亮麗的同時，髮質也沒怎麼受損，甚至髮量也很充沛，偶爾配合她的衣服和裙子，會做些造型，例如綁成公主頭或是高馬尾，甚至有天她插上了髮髻，那天她穿的是雜糅中式和西式的排扣衣服，下半身則像是明代的儒裙，一疊一疊的折在一起。

隨著我與雨燕小姐的談話次數逐漸增多，話題也終於可以從下節課要考什麼變成妳為什麼這樣穿了，她說她喜歡，只是如此而已，而我則是不可思議的看著她，像是在照著鏡子一樣審視自己的儀態一樣，但說到底我跟她的關係也不過是同學而已，我本來就沒有權力要求她不該做什麼，該做什麼，我也只是發出驚嘆的聲音「哦～」了一下應付過去。

但她說我跟她也是一樣的人，我頓時就不懂了，我們兩個一樣在哪裡，我上課只是穿件簡單的素色 T 恤，配上一件好活動的短褲，而她每天都像是要走秀一樣，我看著她今天穿的白色蛋糕裙心想，而她也沒有繼續追問，只說她得回家了，然後就再我們走到校門時，她又折了一柳欒樹的花給我。

回家的我越想越奇怪，我不認為我們兩個有任何地方相像，除了我不會像他一樣每天都打扮得那麼開心外，我們興趣也不同，她喜歡看一些看不懂的文學小說，而我看書只看一些輕鬆的輕小說；我曾經問過她喜歡什麼運動，她說她唯一會打的是桌球，而我不同，我喜歡籃球，那到底有什麼地方像了？硬要說的話就是我們在班上就是那樣的安靜吧。

隔天，雨燕小姐還是穿得一樣華麗，好像忘記了今天有體育課一樣，不對，即使有體育課，她還是一樣，她會去廁所換上排汗衫跟短褲，然後等上完再換回去。

到了下午體育課自由活動時，她罕見地主動找我搭話，問我要不要打桌球，雖說我原本正打算去打籃球，但對於雨燕小姐難得的邀約，我不好意思拒絕，還好桌球我也會些許。

在打球的雨燕小姐跟平常相去甚遠，如果說平常的她像是在下午，用雙手捧起茶杯，高雅又端莊的貴族女士，那麼現在就是完全不同的凌厲，像是將我視作敵人一樣，用不斷的削、旋，朝我不停襲來。接起她的球已經使我耗費所有的精力，遑論主動抓回節奏了，而她甚至可以在撿球時間閒聊，而我只是微微蹲下身子，喘著粗氣，繼續想著她下一球會怎麼打。

打了 2 小局，我便叫停了。每局我都只拿了 4~5 分實在沒有什麼成就感，我甚至感覺她還沒有完全認真，應該是留情面了。雨燕小姐在我起身拿毛巾擦汗的時候，遞上了一瓶運動飲料，說這是給我的，我接下，沒有說任何話。雨燕小姐的一舉一動都讓人摸不著頭緒，她平常也會打桌球嗎？如此心想著。下一節課她又會回到那個平常的雨燕小姐了，不過，究竟哪個是真的「雨燕小姐」呢？

平常的我們彼此像是有默契一樣，都不太會在下課，午餐，諸如此類的時間說話，具體的原因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她不想讓我成為「怪人」的同伴，在保護我吧，而我對於這

樣的雨燕小姐，雖說再靠近一步或許不錯，但也不想讓流言蜚語圍繞在我身邊，而雨燕小姐或許也是這樣想的。

放學了，我依照慣例在人煙散去後找她說話，不過說的盡是些無用的話家常就是了，她倒是不在意這可能令她感到麻煩的瑣碎。照著慣例一樣走到了那顆欒樹旁邊，這次她沒有摘下任何東西給我，只是跟我說了明天見。

雨燕小姐說過「我們是同樣的人」令我很在意，雖然完全不想承認這件事，因為我實在不懂我們究竟哪裡像了，被說像那樣「奇怪」的存在，不管是誰都會在意的吧。

隔天的雨燕小姐穿上了一整套的吊帶長裙，像是往常一樣卻又完全不同，畢竟雖然她每天都會好好的打扮一番，但每天穿的卻又完全不同，而這次也戴上了耳環和戒指。

中午她卻罕見地找我一起吃午餐，令我有些的詫異。就這樣坐在涼亭的石頭座位上，一樣講著一些沒營養的瑣事。與這些瑣事相襯的卻是外頭的欒樹黃花仍然在飄動中，像是在分享她所驕傲的婆娑身姿。

風縈繞在我身邊，不停地以一種低語的方式，來回在我腦中打轉。介意的話發出如指甲在黑板上來回刺耳的迴響，在這種折磨下，連訂的外送都發的食之無味了，我也不知道從何問起這種事情。

聊些瑣事今天就這麼過去了，等到放學的時候，這次我跟她打聲招呼就走了，沒有再去校門。而回到家的我異常煩躁，掄起書包往我的房間走上，然後重重地將門關上，我又注意到那斜放在牆邊的全身鏡。

我像是在一開始剛開學時，不可思議的盯著她一般，像是在盯著一面鏡子，但現在鏡子真的在我面前，我越盯著，越感覺雨燕小姐正從鏡子裡面凝視著我，但鏡子就是鏡子，怎麼可能裡面有其他的東西。

隔天，不知怎的，格外不想跟她說話，就連已經約定成慣例的，在放學後的校門打完招呼再走也沒有，我拎起了書包，餘光撇了一下正在收拾書包的她，朝向教室外走去。

後來的幾天都是這樣，她也沒有來找我說話，而又我們連聯絡方式都還沒交換過，她根本不可能找得到我，這也挺正常的吧，我根本不知從何問起她的聯絡方式。

而直到有一天，華麗的雨燕小姐這天卻只穿了一件短褲跟一般的 T 恤，就連頭髮也是隨意平放，尾部甚至有點分岔，看得出來早上可能沒有梳理頭髮。從周圍的嘈雜聲響來看，大家似乎都挺關注這些事的，可能是對於這樣的他感到陌生、又或是其實是熟悉，於是我在某節外堂課的下課，去找了他問他為什麼今天那麼特別，沒有像是往常那樣。

他沒有正面回答，反而以一種巧妙又迂迴的方式將話題繞開，問我中午要吃什麼，我對此也沒輒了，只是回應他應付的語句。

中午的我們一樣一起吃飯，坐在石製成涼亭的石桌與石椅上。

並非少見穿著短褲的雨燕小姐，但這還是第一次看到他沒有穿著華麗來學校，在之前，即使她遲到，她還是會以一種瓊瑤的姿態出現在大家面前，散發著她獨有的氣質，帶些婉約，卻又絢麗，令我想起金黃色的欒樹花。

氣氛感覺有點詭譎，想開口詢問的事情像有石塊堆擠在我的喉嚨，縱使嘴巴可以張開，卻發不出任何聲音。只能等到放學看看氣氛是否足夠推開那些惱人的石頭了。

等到放學人煙散去，我像往常一樣去他的座位，不同的是這次他沒有坐在座位上讀一些艱澀的文學小說，而是靠著窗戶靜靜地盯著一樓的欒樹。我叫住了他，然後問他不走嗎？他說要然後就跟我下去了。

在收拾書包的時候，我終於感覺到那種奇怪感覺消失了，我問出了我今天一直想要問的問題。

他看起來有點被我講的話給嚇到，但隨後又恢復鎮定，而我總是在講完這句話後發現這樣問似乎有些怪異，於是我連忙補上幾句說明我的意思，並解釋我沒有惡意。

他揮了揮手，比劃了些說自己沒事，並說為什麼這樣問。

我向他完整了問出自己好奇的問題，說他今天很特殊，沒有著上瑰麗的衣裝。

他沉默了一下跟我說：「你不也一樣嗎？」聽到這話的我有種被火焰席上心口的灼燒感，令人覺得有些刺痛和麻痺，最不開心的是，這句話彷彿又跟之前他說的「我們是同樣的人」那句話交織在一起，組合成一柄長刀兩度向我刺去。

我也沉默了，今天的雨燕小姐真的不太一樣。我控制不住，覺得有些無奈，隨後氣氛又轉為尷尬，在跟他下樓的過程，我們都沒說話，就這樣走到了校門的欒樹旁，他只是靜靜地丟下「明天見」三個字，然後揮手跟我道別。

回到家，感覺異常疲憊，吃完晚餐我就倒上床上了，我有點後悔為什麼要問他那種奇怪的問題，說實在他想穿什麼難不成還要問我的意見？而又何況我連他的聯絡方式都沒有。

明天的雨燕小姐會是怎麼樣子呢？我開始想像，卻也害怕，可是我不知道我在害怕什麼。起身走向廁所時我又看到了停在牆邊的鏡子，鏡中理所當然的映出我的身子跟臉蛋，看到這

就更厭煩了，而我的臉居然在腦海想像中開始跟她重疊，我越來越害怕了，我想要逃離並否定這件事，我不會是雨燕小姐，她也不會是我，我將鏡子正面從面對我轉向靠著牆，儼若這樣可以減輕我不甘成為她那樣的掙扎。

隔天，走進學校，雨燕小姐今天穿得又跟昨天不一樣了，她今天是一件秋季的長袖襯衫配上黑色的百褶裙，脖子上再掛上一條比較薄的圍巾，頭髮也有好好的打理過，擺脫了昨天的毛躁感，看得出來也有化妝。這樣的打扮好像是在打消我心中的焦慮。還好我不會是她，因為不會是她所以我可以活得輕鬆一點，因為不會是她所以不會成為怪物。

中午，這次是她來找我吃飯，地點一樣在涼亭，我們聊了一些關於早上上課的事情，雖說是無關緊要沒錯，但卻意外地讓我感到安心。

但緊接著她問了我，今天的她和昨天的他，對於我，有什麼不同？

我倒吸了一口氣，沒有準備好回答這樣的問題，除了這個問題有點奇怪之外，又好像會把我拉向那個鏡子面前審判一樣我有些懼怕，而我腦袋已然超出負荷，正在陷入思考的迴圈，來回衝擊著我神經細胞的每個角落。

我覺得昨天的他太反常了，今天的才是她應該會有的樣態，可是什麼是正常，什麼是反常？被當作是怪人的雨燕小姐難道是正常嗎？那也太奇怪了，往上一層說，雨燕小姐就應該一開始就穿著正常上課，不要在臉上塗上一層粉底讓她的臉白皙無瑕，不要穿著華美的長裙想要顯露她的婉約，不要每天都不同衣服，不同配飾，搞得好像她是明星一般，做什麼雨燕呢？為什麼不當個正常人，不對，什麼是正常人，雨燕小姐難道不是人嗎？

所以我說不出來什麼話，我只是附和了一下就只是衣服不同而已，她也沒有再追問下去，這樣顯得昨天的我很沒禮貌，一直問東問西的。

她好像有點失望，像是一個氣球突然洩了氣一般，但隨後又脹了回來，而話題又在短短這霎時間又轉向其他無關緊要的事情。

到了放學，這次還是她找我，一樣一起收拾書包，一起走樓梯，因為已經快要冬天的關係夕陽落得很快，影子斑駁地在她臉上浮現，一下露出漂亮的臉龐，一下只有黑影在跳舞，但她可能並不知道我下樓的時候一直偷偷看著她的臉。

到了校門口，也就是欒樹前，她這次又摘了一朵欒樹花給我，別在我的頭上，夾在我的髮絲跟耳朵之間，連帶壓著眼鏡，隨後微笑地揮手道別。

回到家，打開書包拿出需要讀的，明天考試的內容，結果不知怎地，裡面居然有她的髮夾，為什麼我如此清楚是她的，因為她戴過，毫無疑問。

摸起來有點毛茸茸，上面還有些可愛圖案，如此觀察它的我，同時心想明天還給她好了。

我把鏡子轉回來，然後拿起髮夾，不知怎地，往我被父母嫌棄的長髮上送，夾住了耳朵上面的髮絲，讓我的耳朵露出來，看著我的臉，我總算清楚知道雨燕小姐到底在想什麼了。

結果我的身影又開始跟腦中想像、鏡子裡面的身影重疊，令人全身起了雞皮疙瘩。我的頭髮變得更長，我清楚地看著髮尾從側邊，正逐漸往下占據我的視線，摸上去的觸感也跟平常不一樣，比平常柔細很多，像是另一個人的頭髮，而我的視角也跟著變矮，像是一具早已死亡的屍體正在搶奪我身體的控制權，再打開手掌，和衣服摩娑，不是平常的感覺，與布料摩擦的觸感跟往常差距甚般，令我更加發的穀悚，全身開始顫抖，於是我無力地倒在床上大口呼著氣。

雨燕小姐，我真的變成她了，為什麼？不對，重點不是這個，重點是為什麼我想把她的髮夾往我頭上戴？

腦子被恐懼填滿，身體像是失去繫繩的木偶，動彈不得，不斷想切斷這種懼然的我，拿起了旁邊的鬧鐘丟向鏡子。

眶的一聲碎裂，在地板一片一片的，劃傷了我的腳，向腳邊看去，發現我的腳也比平常更纖細，更加白皙，每個證據都在證明我變成雨燕小姐了，隨後，我不顧流著血的腳，又逕自倒回了床上，不知怎地，抱著枕頭，眼淚汨汨往下掉，掉在枕頭上，掉在床單上，掉在我身體的每一寸肌膚，滲進去與血揉雜在一起，再一同撕裂我的靈魂，在我身體刻上一些看不見，卻讓人作痛的灼痕。

樓下傳來母親的吆喝聲，看起來是想奚落我的不是，但隨後又沒動靜了，估計她也不想管我。

隔天早上，即使不設鬧鐘就睡覺，卻還是被陽光給叫醒，可能跟昨天的我很早就哭到睡去有關係吧。不想被我媽那樣囉嗦，我還是決定去上學，小心翼翼地繞過破碎一地的玻璃碎片，走向浴室的另外一面鏡子，將我的臉對了上去。

把髮夾拿掉，對著鏡子審視自己，太好了，看來一切都是幻覺，但浴室外面的碎片跟我腳上早已凝固的血卻又把我拉回現實。

隨意包紮一下傷口，收好書包出門走向捷運。

罕見地雨燕小姐今天沒有比我早來，我快步走向我的座位，拿出第一節的課本放在桌上。

隨後在課堂中瞄了一眼，但卻不想多再多看到那好像在我鏡子裡作祟的鏡像，但她盛裝打扮還是一樣會在某些時刻佔據了我的視野。中午她沒有來找我搭話，只是在她的座位上靜靜看著日劇，這樣也好。

在放學人煙散去後，我走向了她，把髮夾還給了她，但她好像察覺了一些事情，我討厭這樣敏銳的她。而我隨便找些胡亂的理由逃也似的離開了，在還完髮夾後，回到家的我拿了掃把掃了掃充滿危險的地板，吃完飯後讀了些書就去睡了。

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夢裡的我又變成了她，腿部纖細、白皙，胸部隆起，側邊的頭髮又變長了，聲音變得高亢，周圍都是一些令人想吐的，人群交談的耳語，而我身處的地方像是被包裹在一片黏稠的介質之中，周圍還有很多的手將我圍住，完全掙脫不了，只能慢慢浸泡在裡面。醒來，睡去，醒來，睡去，夜晚就這樣過去了。

隔天，雨燕小姐跟特別的那天一樣，穿上他原本應該穿上的衣服跟褲子，不是華美的裙子，不是一些不應該給他所穿上的可愛，抑或典雅的衣服與裙子。

我放學沒有找他，他也沒有來找我。

後來，不知什麼時候，一開始或許是一週一次，但到後來的雨燕小姐幾乎都是這樣，以前那個特別的雨燕小姐她不見了。

不見了也好，自從她這樣做之後，我做惡夢的頻率也逐漸降低，不用看見鏡子裡的她也讓我安心許多。

再後來，雨燕小姐這個人消失了，我從教室每個角落翻找，打開每個櫃子，走遍每個角落，也去了司令台上叫喊，直到最後走到欒樹前面，看著只剩一些黃花，我摘下了一朵。

雨燕小姐真的消失了，應該說真的有這個人嗎，揣著這樣心情的我回到了家，走向房間浴室的鏡子。我對著鏡子端詳這朵黃花，那個變得怪異的我似乎再也不會出現了，沒有過長的頭髮，縮短的肩寬，變瘦的身體，太好了，結束了。

某天，我看見一隻獨來獨往的雨燕從校門口快速地掠過，我想那就是她吧，而她大概也會飛往南方吧。

而現在，我過著正常的生活，只是偶爾會想起來那朵金黃色的花，那個髮夾，和衣裝華麗的雨燕小姐。

只是偶爾會想起來。